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著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化史叢書

第一輯

中國經濟史

馬宗霍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四月初版

章

中國文化 叢書 中國經濟史一冊

(05621)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 馬宗霍

主編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二一〇一上

張菊生先生致力文化事業三十餘年，其躬自校勘之古籍，蜚聲士林，流播至廣，對於我國文化之闡揚，厥功尤偉。中國文化史叢書之編印，實受張先生之影響與指導。第一集發行之始，適當張先生七十生日，謹以此獻於張先生，用誌紀念。

商務印書館謹識

# 序

經者載籍之共名非六藝所得專六藝者羣聖相因之書非孔子所得專然自孔子以六藝爲教從事刪定於是中國言六藝者咸折中於孔氏自六藝有所折中於是學者載籍雖博必攷信於六藝蓋六藝專經之稱自此始也仲尼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遭秦焚書經籍用熄漢興收摭散滯書往往頗出至孝武帝罷黜百家而後經乃定於一尊然離於全經固已遠矣綴學之士保殘守闕分文析字則章句訓詁之學起由漢以降垂二千年儒者轉相講述學凡屢變雖有醜有駁其名氏篇第自前史皆存而不絕也昔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嘗溯諸經授受而爲之圖明朱睦㮮授經圖則刺取各史藝文志及儒林傳就章氏圖而廣之者論者謂條析諸經之源流朱氏書實爲嚆矢顧弗能辯章得失清初萬斯同儒林宗派搜采較博又僅列名氏且不限於傳經朱彝尊經義攷周瞻矣然體大而

冗有存佚而無是非可謂說經之書目亦非經學之史也晚世有皮錫瑞爲經學  
歷史始自具裁斷與但事鈔疏者稍殊惟持論既偏取材復隘其以經學開闢時  
代斷自孔子謂六經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蓋不能無譏焉宗霍生當經  
學放廢之後閔斯道之將喪懼來者之無聞爰踵前修竊有所輯按時分述都十  
二篇知有愧於甄明冀或免於誣妄其于歷代經學盛衰異同之故覽之者儻尙  
有取乎斯民國二十五年歲次丙子初秋衡陽馬宗霍敘於南都寓齋

# 目次

第一篇	古之六經	一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七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一三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一九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二七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三五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六一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七三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八九

第十篇 宋之經學·····	一〇七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一二七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一三九



# 中國經學史

## 第一篇 古之六經

六經先王之陳迹。此爲莊生所述老子之言。陳迹者。史實也。後儒六經皆史之說。蓋從是出。是故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見易繫辭卽易之始也。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見禮古史攷卽禮之始也。作瑟五十絃。樂名立基。一曰扶來。見世本及孝經緯卽樂之始也。造駕辯之曲。作網罟之歌。見王逸楚辭注及元結補樂歌卽詩之始也。鄭玄詩譜序謂詩之興也。諫不于上皇之世。似不信伏羲時爲有詩。然自大庭以還。又疑其有大庭神農之別號。是亦在三皇之世也。是易詩禮樂。三皇已肇其端矣。及黃帝時而有書契。於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亦有其具。事爲春秋。言爲尙書。故白虎通溯春秋之始。謂自黃帝以來。隋書經籍志溯尙書之始。謂與文字俱起。蓋五帝時六經皆有萌芽矣。三皇無文。或由書契已後。仰錄其事。若唐虞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故易詩禮樂之用尤顯。考之尙書。言九江納

錫大龜。是卜筮之法已行。則易之用也。舜修五禮。覲羣后。伯夷典三禮。作秩宗。則禮之用也。夔典樂教。胄子。則樂之用也。詩言志。歌永言。則詩之用也。逮夫姬周。制作益備。六藝之守。各有司存。見於周官經者。大宗伯掌邦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是禮有專守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樂有專守矣。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詩有專守矣。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易有專守矣。小史掌邦國之志。鄭衆謂卽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杙。又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謂卽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書與春秋亦漸有專守矣。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周監二代。郁郁乎文。雖自爲一王之法。實兼存前代之制。故六藝之目。至周而特詳。章學誠謂周公以周禮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殆謂此耳。然六藝雖各有分掌。而成屬於禮官。則又以六藝本先王政典。禮者政典之總持。班固所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也。

六藝大備於周。方其盛時，史掌之。故府藏之。也。自珍曰：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警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劉師培曰：韓宣適魯，觀書於太史，首見易象，則易掌於史。五帝三皇之書，掌於外史。傳曰：史誦書，則書掌於史。風詩采於輶軒，魯頌作于史克，祁招閣于倚相，則詩掌于史。韓宣觀書魯史，兼見春秋，而孟子之解春秋，亦曰：其文則史，則春秋掌於史。老聃爲周史，而明禮。萇弘爲周史，而明樂。則禮樂掌于史。史繼以篆書，詔民史。其學在官，惟其在官，故施之於教，則道一而風同。發之爲政，則俗佚以爾。雅教于史，史繼以篆書，詔民史。其學在官，惟其在官，故施之於教，則道一而風同。發之爲政，則俗成而治定。及周之衰，官守放廢，六藝道息，諸子爭鳴，自孔子時，卽已殘缺不完。其在詩也，九德六詩之歌，舊凡十有五流。史記稱孔子所見古詩，雖尙有三千餘篇，然加以去取，僅存風雅頌三者。九歌篇什，旣不可見。比賦興，亦難復別。是三千篇中，已無九歌與比賦興。使誠有之，則大師所教者，孔子不容六去其三。蓋合十五流計之，其數當更在三千以上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與札乃又云：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雖復摘別，則殊滋後人之惑。世儒因疑風雅頌爲異體，比賦興爲異辭，而六詩之經略途混，不知比賦興宜各自有主名區處，不與四始相擊也。詳見餘析章君六詩說。其在書也，舊兼存三皇五帝之書，緯書璇璣鈴稱，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見尙書序疏所引。其言雖不盡可信，然今尙書起於堯典，則知三皇之書，當時不可睹。朱子曰：周禮外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若果全備。其在春秋也。舊兼存邦國四方之志。則周初所定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其在春秋也。舊兼存邦國四方之志。則周初所定

五等之封。實千七百餘國。宜各有史。而太史年表。止存十二諸侯。其他且有無世家言者。若謂因秦火

殘缺。則十二諸侯之事。又焉得獨存。蓋孔子時固已不具。春秋所存。已不及十之一矣。至若禮樂二者。

則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故殘缺尤甚。漢書藝文志曰。帝王實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又曰。禮樂二者相與并。孔子因乘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

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孔子因乘以如周。問禮於老聃。訪樂

於萇弘。旁皇求索。始得緒言。然其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二代之禮。以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已不能徵。故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所謂能言之者。亦由周禮推而上之也。樂則舊存六代。而

孔子之所稱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他則未嘗多及。或於時亦

不傳耳。惟舊之三易。獨無所缺。孔子所學者。雖爲周易。而記稱孔子欲觀夏道。得夏時焉。欲觀殷道。得

坤乾焉。坤乾則歸藏之書也。連山首艮。艮者人也。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謂之人統。故先儒謂夏時即

連山之用也。左傳襄九年。穆姜爲筮。遇艮之八。杜預注云。雜用連山歸藏周易。此亦春秋時三易尚存。蓋古之

連山之用也。易皆行之證。桓譚新論云。連山藏於蘭台。歸藏藏于太卜。則知漢初三易尚存。蓋古之

六經。至孔子時。其存而可攷者。約略如此。

孔子兼綜六藝。故網羅特富。搜訪獨勤。古籍大觀。宜在孔氏。然見於春秋內外傳者。若左史倚相之所讀。韓宣適魯之所見。羊舌肸之所習。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所教。季札觀樂之所奏。與夫叔孫穆子子服惠伯白公子張單穆公閔馬父觀射父郤缺成鱗諸人之所誦述。亦皆古籍之遺也。而諸子書之所稱引者。復所在而有。其前於孔子者。如管子法禁篇稱。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書之泰誓同。小匡篇言蒐狩之禮。八觀篇言國有蓄積。與周官戴禮同。此外同於左氏傳者尤多。其與孔子並世者。如晏子春秋之引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進退維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側弁之俄。諸文均與今所傳之詩同。諫篇下言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與書無佚同。而全書之同于左氏傳與戴禮者亦多。其稍後於孔子而與儒家立異者。墨子最號博聞。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因學紀聞。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案此亦墨子博學之證。引經更富。書則七患篇引夏書股書周書。尚賢篇引湯誓。呂刑。距年之言。尚同篇引呂刑。術令。太誓。距年。兼愛篇引太誓。禹誓。湯說。天志篇引太誓。明鬼篇引禹誓。商書。非樂篇引湯之官刑及武觀。非命篇引禹之總德。仲虺之告。召公之執令。

及太誓。詩則所染篇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佚詩尙賢篇引大雅桑柔章及周頌尙同篇引周頌載

采章及小雅皇華章兼愛篇引小雅大東章及大雅抑章非攻篇引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佚詩天

志篇引大雅皇矣章明鬼篇引大雅文王章禮則明鬼篇引虞夏商周三代聖王建國營都擇壇置廟

之禮節葬篇引古聖王葬埋之法樂則三辨篇引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濩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春秋則明

鬼篇稱吾見百國春秋又稱著在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齊之春秋餘杭章先生有言墨子稱

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祕書蓋謂此也他若孟荀韓呂諸家所引經文雖繁已在孔子刪訂六經之後大

抵以孔子刪訂之本爲主但可以證秦火以前之經。王充論衡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

具在可觀不足以證古之經矣。

## 第二篇 孔子之六經

世儒咸言孔子述而不作。是固然矣。然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

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漢書儒林傳云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又藝文志於易則云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於書則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於詩則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於春秋則云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據史漢之文則知孔子於六藝易則有傳書則有序詩則有去取禮則有從違樂則有正春秋則有義易有傳而後聖道始明書有序而後作意始顯詩有去取而後可迹盛衰禮有從違而後可攷質文樂正而後可與移風易俗春秋行而後可以勸善懲惡雖



曰述而不作。而作已寓于述之中。故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蓋古之六藝。自經孔子修訂。已成爲孔門之六藝矣。阮元曰。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未修訂以前。六藝但爲政典。已修訂以後。六藝乃有義例。政典備。可見一王之法。義例定。遂成一家之學。法僅效績于當時。學斯垂教於萬禩。家語載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改正其義。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諱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何其盛也。司馬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洵知言哉。

晚近學者。或則篤信今文家說。尊孔子爲素王。謂六藝皆孔子託古改制之書。實爲後王立法。或則牢守古文家說。儕孔子於良史。謂六藝皆周公國史之舊。孔子不過傳述而已。是二說者。竊以爲皆過也。孔子嘗言。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則託古改制。夫豈孔子之意。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召之蹟。一君無所鈞用。是孔子於舊有六經。初但治之。欲以用世。及乎周流不偶。始將所治之經。加以修訂。以之垂教。故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

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此言追定。最得其實。非初挾意爲後王立法也。或疑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而其事蹟則皆在六經。使六經不爲改制立法。何以比隆王者。此亦似是而實不然。餘杭章先生有言。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中夏所以勦業垂統者。孔氏也。六籍既定。民以昭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殲于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于堯舜。豈可得哉。可見欲尊孔子。自有其可尊者在。不必係於改制立法矣。雖然。孔子固不改制立法。然遂以良史位孔子。則亦失倫。蓋孔子修訂六藝。雖本之於史。然史之職。守而弗失而已。所謂良史。亦不過洞見治原。迹其所終始。足以存故實。備咨諏。至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知秉要執本若老聃。斯尤史之上選也。而其所以自處者。善守善持。非同孔子以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爲己任也。且孔子於六藝。既有述有作。作固手定。述亦筆削。其間擇改因革。大有經營。則亦自與泛言傳述有別。龔自珍曰。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準斯以談。則史實爲孔子所用。孔子固不欲以史自居。而良史又詎

足以盡孔子哉。要而言之。以六藝爲政者。王之業。以六藝爲掌者。史之職。以六藝爲教者。師之任。孔子有德無位。蓋以六藝爲教者也。稱曰素王。孔子之道。不從而大。是之謂誣。儕之良史。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是之謂簡。夫惟萬世之師。則尊莫尙焉。亦卽孔子之所以自處也。



### 第三篇 孔門之經學

孔子雖兼綜六藝。然五十始學易。見論語七十始作春秋。見公羊傳疏易以寡過。春秋以寄志。平居所雅言者。

詩書執禮。二者弗與焉。故其爲教。亦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

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皆不言易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見六藝盡通。惟高弟爲能。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易與春秋。高弟所與知者亦罕矣。孔子既歿。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其六藝傳授之可攷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僅載孔子傳易於商瞿。曾參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則已在六藝之外。家語弟子解。亦惟載商瞿傳易。曾參傳孝經。漆雕開習尙書。他無所紀。蓋弟子傳悉取論語弟子問次以爲篇。疑者。

則闕。而家語出王肅僞託，亦莫能詳。其實孔門四科有文學，六藝之傳，應屬此科。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本以文學著，徐氏之言，當爲可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子夏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洪邁容齋隨筆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者，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亦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大抵子夏居西河教授，故於諸經皆有發明。子游雖同以文學稱，而先儒相傳，止禮運一篇爲其所記。黃以周曰：子夏謹守禮文，而不奪其倫。子游深知禮意，而不滯于迹。一沈潛，一高明，學自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北學南學，儼若山河兩戒，其流派由此遂別。案此言亦足備一說。自餘如顏子閔子有子，子貢子路公西赤宰我之倫，或問易，或問書，或問詩，或問樂，或問禮，見於論

語尚書大傳大小戴記及先秦漢初諸子者，則多出門人之手，非必高弟自記。歐陽子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且皆因事發問，見義一端而已。惟曾子不徒傳孝經，其與夫子問答，較他弟子爲詳。小戴記中曾子問，是其專篇。又大學一篇，博論爲政，朱子亦定爲曾子之書。大戴記中則有曾子立事以下十篇。曾子立事

第四十九。曾子本孝弟五十。曾子立孝第五十一。曾子大孝弟五十二。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曾子制言上弟五十四。曾子制言中弟五十五。曾子制言下弟五十六。曾子疾病弟五十七。曾子天圓弟五十

八。卽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之遺也。是故孔門高弟之學。其流被子後者。要以子夏曾子爲最可溯。子夏博學於文。故兼六藝之傳。曾子約之以禮。黃以周曰。曾子之學。尤湛深于禮。本末兼盡。經權並明。節目斟酌。損益卽游夏諸子亦心服焉。故得一貫之統。其後承曾子之學者。有子思孟子。則宋學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學者。有荀卿。則漢學之所祖也。博約兩派。漢宋於以分門。經學亦遂由是而歧焉。韓非子顯學篇曰。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學出荀卿。此言當有所本。惟自顏氏而下。僅有氏而無名。亦不言所傳何學。但謂取舍相反不同而已。陶潛聖賢羣輔錄八儒條。始云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旣以八儒爲目。明是本於韓非。惟孫氏作公孫氏爲異。而傳詩傳書云云。則固韓非所無。未知何從得之。朱彝尊經義攷。乃據此以攷汲冢書。而定傳易者爲公孫段。朱氏曰。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顧廣圻韓非校識。則謂孫氏卽孫卿也。皮錫

瑞經學歷史。又疑公孫氏或卽公孫尼子。而疑傳春秋之樂正氏或卽樂正克。子思則以孔伋當之。氏

曰。八儒有子思氏。子思二十三篇。列漢志儒家。今亡。沈約謂禮記中庸竊謂韓非敍八儒承孔子之死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故諸篇引易書詩春秋皆可取證古義。

而起。雖曰某氏之儒或指在某氏之門者而言。未必卽是本人。而所謂某氏者。似應皆指孔子之徒。子張與游夏。各有聖人之一體。闕若璩嘗欲廣孔門爲十哲以子張闕之文學。則八儒有子張。自不足異。若子思。則羣輔錄謂

其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是蓋指原憲也。憲亦字子思。司馬遷以原憲

季次并稱。謂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漢衛尉卿方碑曰。該顏原是又以憲與回并稱。則八儒之子思。其爲原憲無

疑。伋乃孔子之孫。行輩不相接。公孫段向不見於著錄。公孫尼子班固雖以爲七十子之弟子。然劉瓛

以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沈約以樂記取公孫尼子。亦不言傳易。孫卿去孔子更遠。且韓非嘗事之。必不

以相廁也。樂正克爲孟子弟子。益不相涉。故朱顧皮三家之言。殆皆不足據。而尋仲尼弟子傳與弟子

解。則顏氏有八。不聞傳詩者。漆雕氏有三。不聞傳禮者。公孫氏有名龍者。不聞傳易也。仲良氏樂正氏

孟氏皆無其人。惟毛詩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說。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

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孔穎達毛詩正義。因謂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王應麟困學紀



聞。謂此卽八儒中傳樂之仲良氏也。是則韓非八儒。容有在七十子之外三千之中者。羣輔錄特就韓非而增益其詞。亦難徵信。宋庠陶潛集私記疑八儒三墨二條。爲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蓋又不足深究矣。至若名不在七十子之列。八儒之科而學有可攷者。如孺悲之學士喪禮。見于雜記。雜記恤由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賓牟賈之論樂。見于樂記。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女。則賈當爲孔子弟子。仲孫說與何忌之學禮。見于左氏傳。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何忌子。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又孔叢子論書篇。鞠語之明于禮樂。審于服喪。見於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景公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固亦孔門經學之傳也。



## 第四篇 秦火以前之經學

秦火以前之經學。大都七十子之遺緒。莊子天下篇所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蓋謂是也。惟是孔子治經。述而不作。孔子傳經。授而不書。劉師培曰。三代之時。文字勒書於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鈔胥非易。傳播維艱。學術授受。多馮口耳之流傳。孔子之以六經教授也。大抵僅錄經文以爲課本。而參攷之語。詮釋之詞。則弟子所接聞於師者。互有所記。或舉大義。或擲微言。詳略偶殊。異同斯出。弟子又大抵以口耳相傳。弟子所接聞於師者。互有所記。或舉大義。或擲微言。詳略偶殊。異同斯出。弟子又各以所得者爲傳授。承之者其詳略異同亦必如之。故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蓋源一而流歧。其所由來者久。固不自漢始矣。攷易自孔子授之商瞿。史記仲尼弟子傳稱。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稱。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兩書所載雖不同。案弘一作弓。韓愈曰。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是弘一作弓之矯與橋疵與庇形近而訛。實卽一人。特授受之序互異耳。則子弓之學易于商瞿。要無可疑者。商瞿

之易傳授最廣。而盟之說無聞。唯齊策顏觸對宣王言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而應劭又謂子弓是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此或商盟之易傳乎。

子夏門人。當時商瞿子夏同受易于孔子。王應麟曰。大戴禮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

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據此則子夏于易固有說矣。子弓兼師之。固亦理之所許。兼師自必兼承其說。後

之易學。皆出子弓。子弓復以兼承之說授其徒。則易之分自茲起矣。詩自孔子授之子夏。子夏遂作序。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

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

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見陸德明經。此雖專敍毛詩源流。後人或僅從一說。從傳曾申之說。然安知子夏不分授兩人。毛公不兼承兩派邪。毛公卽或專門。又安知

他一派不爲齊魯韓三家之所出邪。唐書藝文志有韓詩下商序。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夫子夏既有分授。則詩之分自

茲起矣。春秋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

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

秋。漢書藝文志謂春秋有所褒諱。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此一支也。據劉向別錄。

秋。漢書藝文志謂春秋有所褒諱。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此一支也。據劉向別錄。

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漢書藝文志鐸氏微三篇注云楚太傅鐸椒也

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漢書藝文志陸氏微傳荀卿授張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蒼餘杭章君曰秦并天下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計蒼以漢孝景五年薨年百餘歲秦并天下時蒼著已三十餘矣而時荀卿尚在鹽鐵論稱李斯爲相荀卿爲之不食故蒼得從受春秋且其身在柱

下無所不觀所見方書當在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以前故其譜牒時有出左氏外者是爲春秋左氏之學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此又一支也据戴

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應劭又謂穀梁子名赤亦子夏弟子是公羊穀梁之學竝出子夏然桓譚新論

有言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

傳彌離其本事據此則公穀二子不得直受春秋于子夏漢書藝文志謂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

梁鄭夾之傳此云末世正與新論合二書在戴應前當較可信今攷公羊傳中所引有沈子司馬子女

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中所引有尸子沈子命之曰子則或公穀二家之先師而爲子夏之徒歟

何休以沈子等爲後師夫七十子已與左氏異子夏之徒又自相異則春秋之分自茲起矣至如禮樂

則所重者在乎器度聲容之間尙於講習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又云不尙馳說故異派

不起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見禮記正

義漢書藝文志有記百三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云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

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樂記二十三篇。是皆先秦之遺也。惟尙書則授受之迹不詳。漢興言尙書自

濟南伏生。伏生故秦博士。郭子橫洞冥記稱。有李克者。自言三百歲。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尙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此則言不雅馴。未可信矣。

史漢儒林傳皆言戰國儒術旣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是知秦火以前。六藝雖傳授不絕。而其顯學要推孟荀二子。孟子或謂受業于子思。孔叢子風俗通及趙歧孟子注。或謂受業于思之門人。史記孟子傳。以其年攷之。去子思時遠。恐不得親事。孟

子嘗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則其學之所出。蓋不一師。趙歧孟子題辭稱孟子通五經。尤長于

詩書。蘇轍謂孟子深于詩而長於春秋。朱長文亦言春秋自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

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推是以見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程子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王應麟謂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郝敬謂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于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于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孔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禱机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

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則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觀諸所云。於孟子之經學。可謂盡之。而近人又以孟子一書。論什一而籍。論效死勿去。論以小事大。論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于公羊。實則孟子與商君及穀梁子同時。在公羊前。乃公羊采孟子。非孟子取公羊也。然孟子弟子雖衆。而其學多不傳。趙歧謂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攷毛詩周頌維天之命傳。魯頌閟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孔穎達正義曰。譜云即鄭玄詩譜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據此。則孟仲子或可謂傳孟子之詩學者。第共事子思之說。則亦未確。孟仲子嘗受詩於李克。蓋兼得子夏之傳耳。又韓詩外傳引高子問孟子。衛女何以得編於詩。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高子齊人。亦孟子弟子。孟子書有兩高子。其一小弁章公孫丑引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其一去齊章高子以尹士之語告孟子。小弁之問。毛詩傳亦引之。又毛詩絲衣小序。亦引高子說。王應麟謂小弁章高子。孟子以叟稱之。與去齊章高子當另一人。去齊章高子。趙岐注孟子弟子。小弁章高子。與詩序高子。王氏謂卽受詩於子夏之高行子也。韓詩外傳高子問孟子。則應爲孟子弟子。其餘引孟子之文尤多。則韓詩或亦有淵源於孟子者矣。荀卿稍後于孟子。史記於其學語焉不詳。其書每以仲尼子弓并稱。見非相非十二子。子弓未審何人。韓愈疑爲駢臂子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張守節正義同。



楊倬云。子弓蓋仲弓也。駢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非駢臂也。

吳萊亦曰。仲弓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汪中說同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

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案此言甚似。惟仲弓在德行之科。而劉向敘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則其

經學之傳。當別有屬。攷別錄言荀卿受左氏之學于虞卿。以授張蒼。正名篇之旨。本于左傳名不可假。人。王霸篇言公侯失道則幽。本于

左傳諸侯相執稱人之義。而致士篇言賞僇。刑濫。則全引左氏之文。皆荀卿通左傳之證。楊士勛穀梁疏言荀卿受穀梁之學於穀梁赤。以授魯人

申公。大略篇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仁居守。均木于穀梁。而區。而荀子本書大略篇言春秋分四民說王者不壞太祖廟亦用穀梁之義。皆荀卿通穀梁之證。

賢穆公善胥命。王制篇言桓公劫於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悉與公羊傳合。是荀卿於春秋兼通三傳

也。經典敘錄述荀卿受詩於根牟子。上接曾申之傳。以授大毛公。是爲毛詩之學。大略篇言霜降逆女。與詩陳風東門之楊。

毛傳同義。孔疏引荀子語并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之正時。又毛詩傳以平平爲辨治。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漢書楚元王交傳言魯申公受詩於

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儒林傳言申公以詩經爲訓。故以教。是爲魯詩之學。非相篇引角弓詩宴然肆。消。王先謙曰。此詩毛作見。

覲。轉作曠。覲魯作宴。然。是魯出于荀之證。而韓詩外傳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是荀卿於詩兼開三家也。公羊穀梁

之春秋。曾申之詩。竝出子夏。左氏亦曾申所傳。則是子夏者。固荀卿經學之所自出矣。禮則大戴記曾

子立事篇載荀子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記三年問鄉飲酒義樂記載荀子禮論樂論二篇文。而非相大略二篇。又易義存焉。非相篇引易括囊無咎無譽以喻腐儒大略篇說易之成見夫婦又引易復自道何其咎以美能變。由是言之。荀卿兼善諸經。信而有徵。故汪中荀卿子通論曰。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苟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蓋深於經學。孟荀所同。然孟子雖醇乎醇。而身沒之後。大道遂緇。徒黨旋盡。見孟子傳經之功。宜莫能與荀卿比隆矣。

##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秦以法治致富強。自商君爲政。已目詩書禮樂爲六強。見商君新令篇而不欲民之貴學。謂民不貴學則愚。

則無外交。國安不殆。見憲令篇韓非稱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見和氏篇其事雖不見於史。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

不言焚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然燔書之議。要自商君發之。及始皇統一天下。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淳于越所議異趣。丞相李斯乃上言。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見史記秦紀

及李斯傳。翌年又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諸生亦皆誦法孔子者也。扶蘇語故史記儒林傳曰。秦之季

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書儒林傳作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劉歆亦曰。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

由此遂滅。然秦雖燔書。意在愚民。其在朝廷。猶有藏書之府。博士官之所職。柱下史之所主。是其事也。漢高

入關。蕭何但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此之圖書。猶版籍也。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未遑

收詩書。及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于是祕府之書。又隨之以俱燼。重以高祖不好

儒。嘗溺儒冠。憎儒服。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故漢初挾書之令。

猶未除也。六藝之道。用是不興。劉歆曰。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是書因秦火而缺之證也。揚子法言

云。若書之不備者。過半矣。而習俗不知。孔穎達亦云。尙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又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

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凡十七篇。卽儀禮也。是禮因秦火而缺之證也。又六國表曰。秦旣得意。燒天下詩

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隋書經籍志亦曰。春秋傳遭秦滅學。口說尙存。夫春秋亦諸史記之一。是春秋因秦火而

缺之證也。惟易與詩。則據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

不獨在竹帛故也。然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山庚崇邱由儀。毛傳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箋云。孔子論詩。雅頌

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孔穎達正義引始皇燔詩書以釋鄭說。是

詩亦有缺矣。隋書經籍志謂易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是易亦有缺矣。六藝皆缺。斯其明徵。乃馬

端臨謂秦燔經籍。易與春秋二經本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爾。然則嬴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序。

此則從漢興大收篇籍以後而言。固非常日之情事矣。而晚世學者。竟有持諸經皆全之說。疑秦火燒

殘爲劉歆輩所妄託者。如廖平謂經殘秦火一說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授初學一經必首告之神相告故學者必持經全札硬營打死仗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案此所謂武斷不顧事實者也。以不妄爲妄。斯妄也已。

經既燔于秦火。漢初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至孝惠之世。始除挾書之律。文景繼之。

漸開獻書之路。逮乎孝武。乃建臧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略攷其原。厥有三途。

其一曰傳自故老。史記叔孫通傳云。通秦時以文學徵。拜爲博士。漢五年。已并天下。通說上曰。臣願徵

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又儒林傳云。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

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夫曰雜就。則漢儀中固

有古禮存焉。張丞相傳云。蒼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

第五篇 秦火以後之經學

又十二諸侯年表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又漢書儒林傳云。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又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夫張蒼左氏之學。本受之荀卿。其歷譜之學。亦自春秋中來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據桓譚新論。竇公時年已百八十歲矣。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歲。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按伏生所傳。卽二十八篇也。傳作二十九篇。疑後人竄改。大誓後得。伏生書中無之。楚元王交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儒林傳曰。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據服虔注。浮丘伯秦時儒生也。由上觀之。叔孫通張蒼制氏竇公伏生浮丘伯諸人。或爲秦之博士。或爲秦之御史。或爲秦之儒生。或爲六國時樂人。其於禮樂春秋詩書。皆講誦於秦火以前。而傳授於秦火以後。雖顯晦各殊。傳經之功一也。其一曰發自孔壁。孔子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志顏師古注引。孔叢子云。陳

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顏師古曰。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鮒卽子魚之名。案二說不同。然子襄卽子魚之弟。實爲一家。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敘錄。又以爲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史通亦謂孔惠所藏。則未知孰是。或以家語孔叢子皆僞書不足據者。然孔氏藏書。則固事實也。惟有藏書。故復出於漢。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并見漢志。又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歆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又魯恭王傳云。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王充論衡云。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又云。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正說又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

十篇。左氏傳也。案書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壞孔氏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疑春秋經

傳皆張蒼所獻。此處春秋二字衍文。又謂論衡說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案春秋左氏與書禮同出孔壁。劉歆移博士書中已言之。故一則曰三事。再則曰三學。不自王充始。蓋左氏傳既出孔壁。又出張蒼段氏偶未審耳。綜茲所述。固不無詳略異同之處。然皆可爲經出孔壁之證。而劉班所言。尤爲近之。參稽以求。自得其概矣。其一曰得自民間。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

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

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玄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隋書經籍志云。

禮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案漢書藝文志稱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劉

敞謂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今據此。則淹中禮卽河間獻王之所得也。蓋禮古經五十六篇。孔壁與河間獻王并得其書。故後人或繫之孔壁。或繫之獻王。又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又云。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



取考工記以補之。

禮記正義引作漢書說惟不言李氏而此作或曰未知孰是然今漢書獻王傳儒林傳及藝文志均無此文。

案六藝論隋志及經典釋文

敍錄所言可作獻王本傳注釋其云古禮者即本傳所謂禮也其云記者即本傳所謂禮記也惟周官

六篇禮記正義所引六藝論兼繫之壁中而漢書藝文志敍壁中書無周官則亦當仍從獻王之說。戴震

河間獻王傳經攷亦言周官得自獻王無疑。又鄭玄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蓋獻王

所獻書信多矣然固皆來自民間也其不由獻王者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

之論衡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

尙書二十九篇始定。正說六藝論云民間得泰誓房宏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

文泰誓三篇。見書序正義隋書經籍志云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又云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

之又云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經典釋文敍錄云漢宣帝本

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王應麟據別錄爲定謂不得云宣帝時始出。又云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

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凡此亦皆民間所得之經也最括三端校論六藝殘整之跡居然可知散而

復集宜後儒鑽研罔旣矣。



## 第六篇 兩漢之經學

自六經燔於秦而復出於漢。以其傳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雖有勸學舉遺之詔。猶與書缺簡脫之嗟。既遠離於全經。自彌滋乎異說。荀悅申鑒曰。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是故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受授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所謂今文古文者。初本皆指字體。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古曰文。猶今曰字。其經之書以古體字者。卽爲古文。其經之書以今體字者。卽爲今文。皮錫瑞經學歷史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案以隸書爲今文。是也以籀書爲古文。則非。說文序既曰。史籀篇與古文或異。繼之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明孔子不以籀文書六經也。鄭玄亦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若籀書則在漢時無科斗之號。故古今文爲漢儒所恆言。然在秦以前。通行古體。故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左氏傳。皆以古文。其時今體未興。則亦無所謂古。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造隸書以

趣約易體乃大變。故司馬遷謂秦撥去古文。揚雄謂秦剗滅古文。許慎謂古文由此絕矣。漢代通行隸書。諸儒傳經。自必亦以隸體書之。然使古文不出。則亦無所謂今。故古今之名。實相對而立。古文爲漢人所追稱。今文則漢人所自別。漢書儒林傳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史記儒林傳同。

惟次序微異。

此皆今文家也。孔壁之所藏。河間獻王之所得。北平侯張蒼之所獻。此則皆古文也。惟古文初

出。知者甚少。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時師傅讀。大抵今文。惟民間有費氏易。故在西漢之初。未嘗別立今

文之名。史漢儒林傳。僅於敍尙書中。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儒林傳又言世所

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首。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此則當時之僞古文也。其佗諸經。皆

不言今文。蓋古文雖出。既未施行。其通行者。自無庸冠以今文二字也。及孝成帝時。陳發祕藏。命光祿

大夫劉向校理舊文。於是古文始顯。漢書藝文志所謂中古文是也。然志於諸經。亦但別出古文。不別

出今文。以古文既別。則其餘爲今文可知也。嗣後古今文并行。學者各就所傳。援文生訓。從而爲之說。

至乎東漢。遂有今學古學之名。許慎五經異義一書。分別甚明。今學則有今易孟京施讐等說。今尙書

歐陽夏侯說。今詩齊魯韓說。今禮戴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今論語說。今孝經說。古學則有古尙書說。古毛詩說。古周禮說。古春秋左氏說。古孝經說。蓋古今之分。至是已由字體之異而轉爲說解之異矣。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案此以先後分。今古學甚謬。不可信從。五經異義之分別古今。自緣古今文之異。非緣先著與後出也。齊學魯學者。由於齊人魯人而起。魯爲孔子講學之邦。流風遺化。濡漸固深。齊有稷下。亦學士所集。自孟子荀卿之徒。皆嘗往游。齊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故戰國儒術雖細。齊魯學者猶弗廢。太史公所謂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是故漢代傳經之儒。不出於齊。則出於魯。劉師培曰。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爲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學。爲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尙書二十八篇于鼂錯。乃齊人之治尙書者也。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今文尙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尙書者也。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爲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爲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爲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爲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傳禮學者。以孟卿爲最著。此齊學也。而孔壁兼得逸禮。古禮復得之淹。

中則魯學也。是禮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至張禹刪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與齊論爲一。而齊論以亡。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案此於齊魯二派。言之頗悉。然鄭康成有言。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故一經之學。數家競爽。據此。則知齊魯之別。初殆皆由字音。亦猶古今文之由於字體也。其後由字音之異而衍爲異說。亦與古今文同。故藝文志於詩則曰魯最爲近之。於論語則曰漢興有齊魯之說。至若明標齊學魯學之名者。惟有春秋一經。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齊學魯學。始見於此。然諸人自以魯人。遂謂魯學宜興。則未免囿于鄉土之見。示人以不廣矣。師法者。魯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揚雄亦云。議譏之學。各習其師。家法者。范曄所謂專相傳祖。莫或訛雜。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是也。又後漢書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或謂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師法家法。名可互施。然學必先有所師。而後能成一家之言。若論其審。則師

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其間蓋微有不同。章帝建初四年詔曰。漢承秦襲。顯儒術。建立五經爲

家法。不今以漢書儒林傳證之。凡言某經有某氏之學者。大抵皆指師法。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學者。大

抵皆指家法。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此爲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

學。則家法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學。此爲師法。歐陽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

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則家法也。詩有魯齊韓。此爲師法。魯詩有韋氏學。又有張唐褚氏之學。齊詩有翼

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則家法也。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此爲師法。大戴有徐氏。小戴

有橋楊氏之學。則家法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此爲師法。顏家有

冷任之學。復有筦冥之學。則家法也。惟師又有師。如施孟梁丘同祖丁寬。故丁寬爲易之祖師。漢書外

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注云。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又有家。如山陽張生本魯詩之一家。而張家又有許氏學。推之

各經。莫不皆然。真如幹旣分枝。枝又分枝。子旣生孫。孫又生孫。而先師皆出西漢。東漢但有後師。則宜

其一多言師法。一多言家法矣。官學私學者。以立於學官與不得立爲別。立於學官者。設博士。置弟子。

不得立者。自相傳授而已。漢自孝文時。頗徵用文學之士。申公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韓嬰皆以

詩爲博士。霍輔所謂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也。而轅固生亦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董仲舒胡毋生則

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并見史漢儒林傳故文景之際，列於學官者，有詩與春秋兩經。困學紀聞曰：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

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而餘經未立。今案景帝時已立春秋，則不止詩一經。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復不任儒者

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雖置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逮乎孝武建元五年，五經博士始備。據漢書

儒林傳贊：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于文景時今併詩爲五也。戴震亦曰：僅臚四經者，

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案玩傳贊詞意，以此四經初所立者，止歐陽后。楊公羊四家後又增立他家，而詩無所增，故但舉四。王戴二氏之言似失。抑旨。至孝宣世，復立大小

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

古文尚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孝宣皇帝復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此與漢書略同。惟施孟易先後少異。此蓋西京官

學之大較也。而劉歆又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于學官之語。趙歧孟子題辭亦謂孝文皇帝欲廣游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則史記漢書并未之及其爲實錄以否，不可知矣。經學歷史曰：史記漢書儒

林傳皆云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既云具官，豈復增置五經未備何及傳記恐非實錄。光武中興，愛好經術，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據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



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較百官志詩多一毛則博士之數凡十五矣但下文又明言凡十

四博士故日知錄以爲衍一毛字愚謂毛與氏形相近或氏字之訛耳且百官志皆依官簿爲之當可據也又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

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亦與百官志同此十四博士皆今文之學與西京宣元間略同惟無穀梁春秋而古

文之學則竝廢而不立以平帝時王莽當政其制不足循也然至章帝建初中仍詔高才生受古文尙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則雖不立學官固已網羅遺逸博存衆家矣若夫私學據漢書藝文志易則民間

間有費高二家之說費氏經與古文同詩則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春

秋則有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據劉歆移博士書古文尙書春秋左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攷之儒林傳貫公蓋受左氏傳於賈誼者庸生蓋受古文尙書於都尉朝朝

又受之於孔安國者也然河間獻王學舉六藝嘗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而膺博士之選者即毛公

與貫公則此二家雖曰私學在當時已顯矣又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

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斯又一私學也

古文今文雖殊然在漢初古文不爲官學所立博士皆今文家故爭論不起自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

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見劉歆傳平帝時。王莽持政。莽好古文。又素重歆。於是歆之議始得申。東漢嗣興。尋復見廢。然其學旣明。諸儒治者遂多。而爭論亦遂烈。建武中。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博士范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退而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并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雖設學官。無有弟子。奏立左費。非政急務。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升傳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留思聖藝。眷顧儒雅。分明黑白。建立左氏。使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復廢。見陳元傳訖於建初。肅宗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時賈逵治古學。詔逵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以爲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又言左氏與圖讖合。書奏。帝嘉之。逵又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見賈逵傳而李育者。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見李育傳其後何休亦治公羊。作解詁。嘗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見何休傳而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見服虔傳鄭玄亦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何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見鄭玄傳許慎撰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康成復作駁五經異

義以難之。凡此皆古今學爭論之大略也。雖然，自其末流觀之，古今學固若不相入矣。而當古文未出之先，漢初故老，其傳授雖以今文，其誦習多在秦火以前，慮無不通古文者。如張蒼之治春秋，左氏歷譜五德，竇公之獻樂書爲周官大司樂章，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叔孫通制禮，天子無親迎之禮，宗廟有日祭之禮，與左氏義同。五經異義云：禮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當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又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于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矣。朝儀廷階，陳步騎之衛，文武正東西之鄉，與周官義同。史記叔孫通傳：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然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即中央陛，陛數百人。案此卽周禮所謂虎賁諸士之制也。又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謂司士朝士之職，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也。是亦用古文也。伏生大傳內多佚禮之文，賈子新書中多左國之說，是亦用古文也。古文既出之後，雖不立學，而今文諸師雜采古文，則往往而有。如尹更始以治穀梁春秋爲議郎，又受左氏傳，胡常亦以治穀梁爲博士，又傳左氏及古文尙書，此明爲古文無論矣。卽如翼奉師丹治齊詩者也，而奉上書言春秋忌子卯。此說見左傳昭九年。丹上書引天威不遠，顏咫尺。此見左傳。並出左氏，韋孟翼勝治魯詩者也，而孟諷諫詩稱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卽用左傳劉勝論事言魯九年。

春秋書叔孫僑如。此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亦出左氏。則皆古文也。賈禹治公羊。而五經異義引禹說。謂王者宗有

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與古文尙書同。李尋治齊詩。而引經曰三戴考績。三考黜陟。讀至黜

陟爲句。與史記同。亦堯典古文之說也。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贖。諸篇。多古文說。而伏生大傳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

明。是今文讀。至幽明。爲句。與古文異。可見西京今文雖盛。而與古文未嘗不可通。訖乎東漢。爭論既起。其界始嚴。然爭論

自爭論。而古今學兼治者。則較西京爲尤多。如孫期習京氏易。又習古文尙書。張馴能誦春秋左氏傳。

又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又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鄭興少學公羊春

秋。晚又善左氏傳。乃至賈逵許慎。專以古學名者也。而逵則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又以大夏侯尙書教

授。慎之五經異義。其說九族。則不從古尙書說。而從今禮戴尙書歐陽說。其論諸侯無去國之義。則不

從左傳說。而從公羊說。李育何休。專以今學名者也。而育既頗涉獵古學。休之公羊解詁。亦多本毛詩。

兼引佚禮。至于鄭玄。更大破古今之界。初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

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復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義。故其注

儀禮則並存古今文。注周禮則多用王制。箋毛詩則多用三家之說。注古文尙書則多用尙書歐陽氏

說以今文注古文。蓋又前此諸儒所未有也。大抵守文之徒。滯固所稟。而通人則鄙其固。賈馬許鄭號大儒。正以其不囿一端耳。荀悅申鑒有言。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明乎此。則知古今本出一源。立言惟求其當。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苟各習其師而莫之或徙。則真荀子所謂古爲蔽今爲蔽者矣。

齊學魯學之名。雖見於西京。然惟宣帝甘露中。嘗召五經名儒。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餘如詩論固亦有齊魯之說。而不聞異同之辨。不如古今文之聚訟紛如也。顧一加尋繹。則兩派亦微有不同。大抵齊學尙恢奇。魯學多迂謹。案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以洋洋稱齊。以斷斷稱魯。亦卽一恢奇一迂謹之證。齊學喜言天人之理。魯學頗守典章之遺。蓋當戰國時。齊有騶衍善談天。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闕大不經。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禳祥度制。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於是流風所被。至漢不替。故易則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其師田王孫且死時。枕其郗獨傳之。京房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受之焦延壽。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又託之孟氏。梁丘賀從京房受

易顏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房者楊何弟子而賀則宣帝時以善筮有應繇是近幸別有高相治易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并見漢書儒林傳夫丁寬楊何田王孫其學皆出於齊之杜田生雖詐言託言自言

非必本真然必由易經齊學有災異之說故諸家緣傳以爲名也尙書則伏生大傳有鴻範五行傳夏

侯氏衍之于前劉向敘之于後而倪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

觀乃從寬問一篇可知寬說必有新異可喜者故上言云然寬之學卽傳自伏生而歐陽夏侯之所從

出也詩則齊詩五際翼奉以之言政陳喬縱曰齊詩之學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

齊先亡最爲寡證獨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說多春秋則董仲舒以公羊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居

舍著災異之記斯竝上探象緯下明人事或經之以八卦或緯之以九疇或測之以九宮或驗之以九

數雖所執各殊而其同爲天人之學則一也魯當秦漢之際陳涉爲王魯諸儒則持孔氏禮器往歸之

及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所謂聖人遺化好學之國愈于它俗

故雖處危亂猶能守而弗失惟叔孫通善變既降漢迺服短衣楚製其後欲起朝儀徵魯諸生魯有兩

生不肯行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見史記叔孫通傳此卽魯學迂謹之證惟其迂謹故動必依禮

魯穆生爲楚元王客。禮酒不設。遂謝病去。

見漢書楚元王傳。

王式治魯詩。徵爲博士。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

之。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

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亦謝病免歸。

見漢書儒林傳。

然魯學之

勝於齊學處。亦在謹守。是以申公爲詩經訓故。疑者則闕弗傳。王式以魯詩授弟子。問經數篇。式謝曰。

聞之于師。具是矣。故其弟子亦頌禮甚嚴。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藝文志稱齊韓二詩。或取春秋采

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蓋謂是也。而諳習典章。則亦以魯學爲勝。魯高堂生傳士禮。

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申公本以詩名。而趙

綰請立明堂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迎申公。舍魯邸。議明堂事。

並見史漢儒林傳。

事雖

旋廢。申公必諳習可知。蓋不獨叔孫朝儀爲漢立一代之法也。其後劉歆請立古文尙書。左氏春秋及

逸禮諸經。亦爲魯學。故至東京。魯學之緒。賴以不墜。惟此之魯學。以得自魯壁。皆爲古文。又與今文魯

學有殊。而讖緯之說。則濫觴於齊學。何休鄭玄。竝援緯書以說經。休治公羊。本爲齊學。玄注易闡爻辰。

注三禮引緯書尤多。其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且爲之作注。世或以此爲康成詬病者。不知康成亦



齊人其涵濡固有素也。近人乃遂有謂齊學多今文家言，魯學多古文家言，齊學存微言，魯學明故訓者。專以此爲別，又非篤論已。

師法家法爲漢儒所最重。其見于兩漢書者，張禹傳，諸儒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此薦舉重師法也。翼奉傳，元帝問奉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此對問重師法也。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此察孝廉重家法也。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此舉明經重家法也。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令倫監典其事，是則正定經文亦重家法矣。至若互相傳習，則尤非有師法不足以名其學。故胡母生傳云，董生弟子，唯羸公守學不失師法。李尋傳云，尋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卓茂傳云，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爲通儒。劉寬傳注

引謝承書云。寬少學歐陽尙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皆究極師法。是其證也。其不守師法者。則同門相與攻之。朝廷亦不之用。如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而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于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又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卽此可見師法之嚴矣。而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則更專以家法責之博士。蓋以家法之明。本明于博士也。惟劉歆移博士書有曰。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觀此。其意雖在立古文。實欲學者治經宜返求諸本經。而不可專信師說。論衡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而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案此亦謂師說之不可盡從也。宜其書出爲衆

儒所訕罪以改亂舊章矣。然如范史所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爭王庭。樹朋私里。至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則家法未流之弊。蓋亦不勝其慨。子駿之言。詎可奪哉。

官學私學之分。既視博士爲定。則漢之博士。實兼官師之職。綜政教之權。與周之以司徒掌邦教。秦之以吏爲師。其制略同。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案此言。蓋得立博士之意。當文景之時。博士猶少。尙爲具官。及武

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學乃定於一尊。備立五經博士。教乃歸於一律。登進人材。以通經爲第。仕乃出於一途。著之功令。頒爲教條。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

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申公傳云。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觀此。可知當時上以官

祿而勸經。下爲祿利而習經。故經之官學。遂爲梯榮致顯之捷徑。凡儒生之肄經者。莫不游學京師。受經博士。武帝時。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

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其由是而出者。行雖不備。猶得補官。申公傳云。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非是者。雖經明行修。名亦不顯。故終西漢之世。惟官學大昌。而位愈高者。則徒衆亦愈盛。治尚書者有許商。其弟子唐林。王吉。王莽。時爲九卿。

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又快飲吳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治齊詩者有滿昌。爲詹事。昌授張邯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治韓詩者有栗豐。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尤盛。官至大司徒。治穀梁春秋者有申章。昌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以上並見漢書儒林傳。以爲可籍以相援也。東漢亦甚崇官學。分立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順帝本初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名師教授。動以百千萬計。其見於後漢書儒林傳者。劉昆以施氏易教。弟子恆五百餘人。洼丹以孟氏易教。徒衆數百人。楊政張興並以梁丘易教。政亦數百人。興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歐陽歙世傳伏生尙書。教授數百人。曹曾從歙受尙書。門徒三千人。牟長習歐陽尙書。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長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宋登亦傳歐陽尙書。教授數千人。魏應以魯詩教。徒衆常數百人。著錄者數千人。薛漢世習韓詩。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受業於漢。弟子千餘人。丁恭周澤甄宇樓望程曾竝習公羊嚴氏春秋。恭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澤與宇門徒常數百人。宇傳子普。普傳子承。講授亦數百人。望教授諸生著錄九千餘人。曾講授。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張玄習顏氏春秋。弟子著錄千餘人。蔡玄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而儒林傳外。方術傳載廖扶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習京氏易。韓詩。顏

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又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教授徒衆數百人。榮孫焉。焉孫典。傳其家學。弟子傳業者亦各數百人。丁鴻傳。鴻從桓榮受尚書。門下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王良傳。良習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人。承宮傳。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張奐傳。奐學歐陽尚書。以黨罪禁錮。閉門不出。養徒千人。其他見于荀悅謝承之書及漢碑者尚多有以上諸儒。或出或處。或顯或隱。固各不同。而其所傳授之經。則皆掌之博士。立於學官者也。量其流布之廣。視西京蓋有加焉。惟董鈞習慶氏禮。教授門生百餘人。曹充及其子褒亦習慶氏學。而傳授不同。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其子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楊倫亦習古文尚書。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潁容善春秋。左氏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謝該亦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人。並見儒林傳。馬融兼通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見鄭此之諸經。惟慶氏禮爲今文。西京嘗立學官。餘皆爲古文。在東京皆未得立。左氏嘗立旋廢。殆可謂之私學。而傳授亦頗盛。特不可與官學校耳。然至季世。則易之施孟梁丘京氏微而費氏顯。尚書之歐陽大小夏侯微而古文顯。詩之齊魯韓三家微而毛詩顯。禮之大小戴慶氏微。此大小戴謂其所傳之儀禮。非大小戴記。而周官古禮顯。春秋之公羊穀梁微而左氏顯。凡東西兩京之

官學盛極于一時者，轉不逮不得立者之能永其傳。其故何哉？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朋徒相視愈散。順帝時，學雖增盛，而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衰矣。見儒林傳官學既衰，私學

自代之而興。劉師培曰：東漢之後，凡兩漢博士之家法，悉湮沒不傳。其傳者，轉在古文。蓋博士之學，利祿之及身，豈果有發明經義之心哉？通經致用，不過自欺之詞。故其學愈趨而愈陋。若古文之學，與

子舉世不爲之日，治其學者，不以顯晦易其心。故研精殫思，實事求是。此其故一。且漢代說經之儒，心

之所希，不過以得立學官而止。今文之書，既立博士，治其學者，一若所求已獲，遂生自懈之心。故傳者

愈多，精者愈鮮。若古文之學，自西漢至東漢，爭立博士，未克施行。或甫立而旋廢，治其學者，希其得立

於學官，而爭競之心以起。故其說愈降而愈精。此其故二。案此言雖似偏於古文，然頗中官學之失。重以鄭玄晚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集古今學之

大成，而其所注之經，則皆以古學爲主。自是學者咸宗鄭學。鄭學益昌，宜博士之學一蹶而不復振也。

經學得漢儒而始明。王通云：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

等皆夸言欺人耳。漢儒說經之書，具見兩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綜其立名，各有不同。其在西漢，則有曰傳者

孔穎達曰：傳謂傳述爲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陸德明曰：傳卽註也。以傳述爲義，傳說漢

以前稱傳。賈公彥曰：傳者取傳述之意。長孫無忌曰：聖人制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成伯

瑜曰：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爲傳。劉知幾曰：如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詩有齊后

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如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詩有齊后

氏傳、孫氏傳、禮有周官傳是也。有曰故者，顏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如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

故是也。一稱解故。又或稱故訓傳。如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毛詩故訓傳是也。有曰微者。顏師古曰微謂釋其

微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是也。案鐸氏虞氏皆戰國人非漢儒有曰說者。章國太子曰說猶今之疏也如丁寬

作易說。詩有魯說韓說。禮有中庸說。論語有齊說魯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翼氏說后氏說是也。

一或稱說義。如書有歐陽說義是也。有曰記者。如書有劉向許商五行傳記。樂有王禹記。春秋有公羊

雜記公羊顏氏記是也。有曰章句者。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穀梁章句是也。至於東

漢立名益繁。傳故說記章句而外。有曰注者。孔穎達曰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又曰秦

解者皇侃以爲自漢以前爲傳自漢以後爲注其義非也賈公彥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

名爲著取著明經義者也又曰注者於經之下自注己意使經義可申故云注也劉知幾曰傳者轉也

轉授于無窮注者流也流通如張楷作尙書注。鄭玄作周易尙書儀禮周官禮記注是也。有曰通者。如

易有注君通。杜撫作韓詩題約義通是也。有曰箋者。如鄭玄毛詩箋是也。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

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孔穎達曰鄭以毛學審備遺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

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後漢書注曰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案博物志謂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

那人故以爲敬四庫提要云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有曰學者。如何休公羊解詁又稱

何休學是也。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于師乃宣此義不出于己也徐彥曰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卽注述之意有曰釋者。如謝該左

氏釋是也。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有曰刪者如鄭衆作春秋刪孔奇作春秋左氏刪是

也。孔奮傳注刪定其義也連叢子奇字子異刪擄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詩有曰略者如景鸞禮略是也。禮內外記號曰禮略有曰問者如荀爽作

公羊問是也。有曰難者如曹充作慶氏禮章句辨難張奐著尙書記難是也。有曰解者如伏黯作齊詩

解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是也。有曰條例者如鄭興賈徽穎容竝作左氏條例是也。有曰訓旨者如

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是也。有曰異同者如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馬融

著三傳異同說是也。其他若趙曄詩細何休公羊墨守後漢書注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名頗殊詭而景鸞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尤爲僅見要之立名雖繁而通

行之體則不外乎傳注章句三者別有譜學圖學如鄭玄詩譜三禮圖之類綱舉目張力鮮思寡蓋亦與經說相發

明者也。

漢儒治經固各有其師法家法而釋經之體則大約可分爲數類其一以經解經如費直治易亡章句

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見儒林傳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見楚元王傳此以本經解本經者也。又如毛公詁詩多用爾雅鄭玄箋詩廣引禮經此以他經解本經



者也。其一以字解經。如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見儒林傳考論其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

定。見尙書孔序劉陶明尙書。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見劉陶傳皆是此例。而段

玉裁謂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

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當爲者。

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故爲救正之詞。案此於以字解經。言之尤析。觀夫賈逵定弟圖之異

字。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圖。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圖。注云。圖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圖。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圖。鄭依賈氏所奏。何休辨登得之同

聲。公羊隱五年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周官故書。必存于注。儀禮古

文。盡著之篇。則其大較可知也。其一以師說解經。如毛公詩傳。則有仲梁子孟仲子高子之說。公羊穀

梁二傳。則有子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尸子之說。公穀二傳。初皆口授。至漢始著。竹帛故二傳。亦可謂漢儒之學。而鄭玄注周官。亦

多引杜子春說鄭司農說。是其證也。其一以事義解經。如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又推易意。而

爲之傳。今易傳詩內傳。雖無可攷。韓詩外傳尙存。大抵先立一事。而引詩語爲案斷。蓋發揮經旨。成一

家言。雖依經以立論。固離經而爲書者也。又如趙曄作詩細。蔡邕讀之而歎息。以爲長于論衡。今詩細

雖無可攷。然邕以論衡擬之。則亦必博洽可資談助。或與韓詩外傳之體同矣。雖然。釋經之體。雖兩漢多同。而或繁或簡。則得失互見。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范曄後漢書亦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蓋經說過繁。經義或反因之而晦。觀申公詩訓。疑者弗傳。后倉說禮。止數萬言。丁將軍易說。亦僅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魯丕所謂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漢初諸儒。尙足以當之。惟小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卒自顯門名經。見漢書夏侯勝傳。而信都秦恭延君。受小夏侯說文於張山拊。復增師法至百萬言。見漢書儒林傳。桓譚新論亦言。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延與近形相似。實卽一人。孟堅之言。殆爲秦恭而發。夫說經而以應敵爲務。小夏侯之見已差。恭又從

而增之。斯去道愈遠矣。王充論衡稱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則知西漢末年，各經經說，蓋無不繁者。故光武卽位之後，亦有減省五經章句之議。後漢書章帝紀引中

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又儒林傳光武召見鍾興，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東漢則袁京習京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周防

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四十萬言。朱普歐陽尙書章句四十萬言。桓榮以普章句浮辭繁長，減爲二

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牟氏尙書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後漢書張奐傳注謂此卽

事夏侯勝，經爲最高，授牟卿爲博士。不言卿有章句，恐此牟氏章句爲牟長作。長世祖時爲博士，固嘗著尙書章句者也。張奐亦以其浮辭繁多，減爲九萬言。然奐

自著尙書記難亦三十餘萬言。伏恭治齊詩，以父黯章句繁多，乃省簡浮詞，定爲二十萬言。張霸就樊

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是雖未至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而一刪再刪，猶有此數。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揚雄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桓譚傳：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班固傳：固

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王充傳：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此數君皆漢之通儒也。夫以鄭玄大儒，徧注羣經，凡百餘萬言，通人猶譏其繁，

則一經以過繁蒙譏，固其宜矣。徐幹中論有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

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

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見治嗟乎。漢代爲經學昌明之代。漢儒多通經致用之儒。徒以經說之繁。遂使孟堅戒之於前。偉長申之於後。然則後之拾漢儒之緒餘。支離漫衍。矜奇炫博。而以漢學爲名高者。可不知所反乎。

## 第七篇 魏晉之經學

兩漢經學之盛。初本皆在官學。官學掌之博士。博士傳之太學諸生。及桓靈之間。黨議禍起。太學首離其難。所誅黨人。十九皆太學生也。官學之徒。一時幾盡。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或隱居鄉里。閉門授徒。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於是學乃不在朝而在野。教乃不在官而在師。先是鄭玄亦坐黨錮。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見後漢紀訖黨禁解而玄已年近六十。最爲大師。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羸糧景從。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見拾遺記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張融爲魏博士曰。玄注淵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見唐元行沖釋疑所引范曄亦曰。鄭玄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見玄本傳故漢魏之交。鄭學之勢。幾奔走天下。皮錫瑞云。鄭君闕通博。大無所不包。衆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邱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劉師培曰。鄭君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所治各經。不名一師。參酌今古文。與博士

之經不盡合。然尊崇緯書，不肯功令。又以著述浩，仕吳則有程秉，逮事鄭君。乘著周易摘尙書駁論語

入蜀則有昭烈帝，嘗自言周旋鄭康成間。而姜維武夫亦好鄭氏學。見蜀志雖吳有虞翻奏鄭玄解尙書

違失四事，又謂玄易注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見

志虞翻然其說不行於中州。顏氏家訓稱王粲集中有難鄭玄尙書事，然其事不詳。今集亦不載。今僅

元行冲釋疑謂王粲嘗求玄所學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而據隋書經籍志有王粲尙書釋問。唐藝

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田瓊者，固康成弟子，魏時嘗爲博士者也。見鄭志蓋鄭學之所以特盛，實由

門人衆多，足以應敵。其後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

餘篇，專與鄭氏立異。復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而鄭學之徒孫炎王基馬昭等，則駁王中鄭。魏志王肅傳

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

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王基傳云：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

常與抗衡，經典釋文敘錄敘詩云：鄭玄作毛詩箋，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駁王肅申他如蔣濟亦嘗難

鄭玄注祭法，義旨雖有可求，而語似俳諧，未爲典據。見魏志蔣濟傳鄭學初不因是少衰，乃至魏晉朝賢，辨

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者。見孝經序疏追論說經矣。惟王肅以託姻司馬氏之故，肅女適司馬文王，即

所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周官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禮記注明堂講春秋左氏傳注春秋外傳章句孝經解論語注論語釋駁等書。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孝經周官傳魏時皆列於學官。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并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是其時肅之孝經亦必得立。故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甘露元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雖執鄭說而博士之對則以肅義爲長。魏志帝命講尙書問曰鄭玄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峻對曰又蜀有李譔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又蜀有李譔著古文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見蜀志是亦足爲王學張目。故於此際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然康成既雅有重名子雍以後進而思攘袂恐不相勝乃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以爲其聖證論之根據。斯則欲蓋彌章宜貽譏於後世耳。

當鄭王兩派相攻之際而魚豢魏略所推爲當代儒宗者則爲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此七君者邯鄲淳蘇林樂詳黃初中皆爲博士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林亦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詳嘗從謝該問左氏疑難諸要撰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于時太

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孰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以是獨擅名於遠。門徒數千人。董遇賈洪竝特精左氏傳。遇更爲作朱墨別異。於治經開一新法。又撰周易章句。隗禧所習較博。魚豢從問左氏傳。禧答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豢因從問詩。禧說韓齊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惟薛夏其學不詳。比而觀之。邯鄲蘇氏皆爲古文之學。諸通左氏傳者。亦古學也。隗氏則古今學兼通之。要皆自足名家。無與于鄭學也。七君而外。周生烈學精不仕。著有春秋左氏傳注論語義例。杜寬于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其就者有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見魏志裴注。糜信著春秋穀梁傳注左氏傳說要及理何氏漢議。其穀梁注晉泰元立穀梁博士用之。至齊猶然。見南齊書陸澄傳。今穀梁疏于范注之略者。每引糜注補之。則三君固亦當時名儒矣。至王弼何晏出。祖尚玄虛。以老莊之說釋經。則又別爲一派。晏撰周易私記周易講說。見冊府元龜。裴徽謂其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象。自言不解易九事。而管輅見晏。則謂晏說易生義美。而多僞。今其書已佚。王應麟曰。晏以老莊誣易。係小子觀。梁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弼作周易注。雖所據者爲費氏易。與鄭君同。而舍象數以言理。說解迥異。世傳王弼注易。刻本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呼叱之。此則不經之談。不足信也。孫盛謂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雖有



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是在當時亦有違言。然其書則大顯。餘如鍾會、劉邠、嵇康、阮籍之流，莫不喜談易。各有著作。鍾著周易盡神論，周易無互體論，劉著易注，稽著周易言不盡意論，阮著通易論。皆扇老莊之風者也。何晏又與鄭冲、孫邕、曹

羲、荀顛等撰論語集解、雜采衆說，并下己意，正始中上之，亦盛行于世。自王易何論行，鄭學二書轉爲

所掩。是則王何雖不似王肅之明攻鄭君，而實隱爲鄭敵。蓋訓詁之難精，不如義理之易了。承學之士

避難趨易，勢有固然。然而漢儒家法，自王何乃大破矣。其時吳蜀學者，則猶有守家法者。吳如虞翻以

納甲卦氣之說解易，上書自言高祖父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成續述其業，祖父鳳爲之最密。考敬受

本於鳳，最有舊書。至翻五世，世傳其業。嘗以所著易注示孔融，融答書以探賸窮通許之。見吳志。近儒或

謂其升降卦變本諸荀慈明者。惠棟說。荀書固亦爲翻所取，然其家學夙承，蓋有緒也。翻又爲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陸續易注，則爲京氏之學。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故續所述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

出入者。續與虞翻友善，或當有相咨討者已。姚信易注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亦與虞氏之

注若應規矩，則亦治孟氏之易者也。陸姚二書皆佚，并見經典釋文。又士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

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稱燮於左氏傳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又尙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張昭

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諸葛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張紘少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嚴峻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著孝經傳。徵崇治易春秋左氏傳。射慈撰喪服圖及變除。唐固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章昭注孝經。語并見吳志裴注及隋書經籍志。此雖不必專以經學名。而所治者多有師承可攷。蜀則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與胡潛并爲博士。潛亦通喪紀五服之數。孟光好公羊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尹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譙岍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并見蜀志。史稱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殊不盡然也。綜觀吳蜀經學。雖不能與中土比隆。而兩漢古今學師說。則間存一二。惜諸家著作。後世多佚。莫由窺其梗概矣。

晉承魏緒。武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見荀崧疏。然尤重王肅。故晉初郊廟之禮。皆用王肅說。不用鄭義。而孔晁之於書禮。孫毓之於詩。復黨

于王陳統雖難孫申鄭。隋書經籍志云。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又通典載馬昭論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持鄭玄義。雖王肅孔晁則申王說以答之。經典釋文敘錄云。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雖孫申鄭。莫能損也。王弼易注亦爲時所重。顧夷等亦有難輔嗣

易義。見隋志。其說不傳。是二王者立說雖殊。而一則以椒房之戚。勢之所趨。一則以名理之談。俗之所尚。

故竝盛于時。其後肅學漸衰。而弼學猶如故。終晉之世。言易者無不援老莊以爲說。張璠集解所錄凡

二十二家。鍾會爲易無互體論。向秀爲易義。庾運爲易義。一云易注。應貞爲明易論。荀輝爲易義。七志云注易十卷。張輝王宏阮成阮渾竝爲易義。揚父爲易卦序論。王濟衛瓘爲易義。樂肇爲易

論。鄭湛爲易統略。杜育楊贊張軌竝爲易義。宣舒或爲易義。或爲易論。大抵與王何沆瀣一氣。惟劉兆爲通知來藏往論。邢融裴藻許適楊藻竝爲易義。

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見晉書。于寶易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以前世已然之

迹證之。見中興書目。此則似別爲家。要亦與漢學絕異。至若杜預爲春秋左氏經傳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

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而所據前人之說。則皆沒其名。攘爲己有。范寧爲穀梁

傳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多存舊說。不主一家。且序於三傳竝詆其失。今二書皆存。誠爲博洽通

貫之作。然固不可以漢儒家法律之也。王接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

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

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見晉書斯則明攻漢學。其謂左氏不主說經。尤異說也。又

若劉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

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

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劉寔兼精三傳。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

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汜毓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

並見晉書王長文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見華陽國志此皆兼治

三傳之學者。乃或調之。或正之。或通釋之。亦自我爲法。不同前人矣。卽郭璞之注爾雅。自謂綴集異聞。

會萃舊說。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則亦以雜比成書。是故魏晉經學。王何旣以名理易詁訓。杜范復以博

采破顯門。持較兩漢。得失誠未易評。然其自成爲魏晉之學。則可斷言。蓋亦經學之一大變也。雖然。入

晉以來。篤守漢學者。亦非絕無人也。如文立治毛詩三禮。常勗治毛詩尙書。何隨治韓詩歐陽尙書。王

化治三禮公羊。陳壽治毛詩三傳。李密治春秋左氏。任熙治毛詩京易。壽良治春秋三傳。李毅通詩禮

訓詁。常寬治三禮春秋。並見華陽國志後賢志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尙書韓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

郭琦注穀梁京氏易。范隆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陳邵撰周禮評。崔游撰喪服圖。孟陋長于三禮注論語。孔坦通左氏傳。並見晉書是其書雖不傳。學雖不顯。而史志所載。不聞創新立異。足證猶是漢學之遺也。自經永嘉之亂。易之梁邱施氏高氏亡。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經典釋文京費之易。人無傳者。案王弼所注亦費氏易也。尚書之歐陽大小夏侯亡。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禮則慶戴諸家。并多散亡。又無師說。並見隋志及經典釋文敘錄於是兩京博士之學。殆無嗣響。逮江左中興。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皆三分置二。舊員十九人。省爲九人。計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興四年。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詔以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值王敦之亂。不果立。宋書百官志曰。魏及晉四朝置博士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助教分掌。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案此於魏晉官學言之。頗詳。觀此。則其時官學輔嗣元凱已與康成子慎並峙。南齊書陸澄傳稱泰元立王肅易。左氏泰元取服中興之初略增。且服鄭雖漢學。亦非博士之緒。後儒謂今文師法由是遂絕者。此也。其中古文尚書孔

氏。隋志謂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經典釋文敘錄亦同。案武帝所置博士已有孔氏。而王肅所注今文尙書其解大與古文相類。故或疑其書出王肅僞造。見丁晏尙書餘論。惠棟江聲亦有此疑。然攷孔穎達書正義。

引晉書皇甫謐傳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

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據

此。則古文尙書本出于鄭冲。梅賾之獻本傳自臧彥始。隋志釋文所言皆不若正義之有源委。今晉書無此文。

正義所引或王隱臧榮緒等所撰之書。鄭冲與王肅同時。恐未必出于肅也。惟安國本絕已久。其書之爲依託。要無可疑。

自宋迄今。眞僞之爭。殆同聚訟。是又魏晉經學可議之一端也。

自典午南渡。河北淪于五胡。然衣冠世族之留仕北庭者。大有人在。故雖日尋干戈。而猶不廢庠序。考晉書載記。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廿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此漢之制也。石勒在襄國立太學。簡明經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又以裴憲傅暢杜徽領經學祭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立秀考試經之制。旣稱帝。命郡國立

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龍又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又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此趙之制也。慕容廆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皝尙經學。及卽位。立東庠于舊宮。學徒甚盛。至千餘人。復親臨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此燕之制也。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并遣受業。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禁老莊圖讖之學。此秦之制也。又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世學周官。傳業相繼。逞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壺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龜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逞韋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姚萇立太學。下書令留台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姚興時。天水姜龕東平淳于歧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涼州胡辨。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輿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此後秦之制也。乃至馮

跋據燕規模已隘。亦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教之。禿髮據涼。祚爲尤促。亦用史暲之言。以田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慕容德襲有三齊。亦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凡此諸國。其博士之所掌。學官之所立。史雖不詳。然如石趙之寫石經。苻秦之禁老莊。則知微尙所契。猶在漢學。玄虛之習。無自而染。僞託之書。不得而亂也。其後南學北學各異其趣。蓋已肇端於此時矣。



## 第八篇 南北朝之經學

五胡亂華而後。南北已成分立之局。南則宋齊梁陳。遞爲禪代。上承東晉之緒。北則十六國互相兼并。拓拔氏奄而有之。遂開北魏之基。史家既有南朝北朝之目。經學因亦有南學北學之分。然江左疆理殊隘。規模不宏。人尙清談。家藏釋典。故宋書南齊書儒林無傳。梁陳二書有之。其源流授受。亦莫若魏書北齊書詳也。焦循曰。正始以後。人尙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尙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李延壽采摭諸書爲南北史。觀其所敘梗概可知。南史儒林傳序云。自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宋書百官志云。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南齊書禮志云。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胥。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詔立學。永泰元年。尙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又南齊書百官志云。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案宋齊二代學。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

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梁書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

一人。廣開館字。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

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遺就會稽雲門山

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梁書詔曰：建

爲首。砥身彌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

鑄範貴游。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

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德音載表。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讜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

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

延生徒，成業蓋寡。案此，卽南朝學制之大略也。蓋南朝諸帝，大都短祚，惟梁武享國最永，而又雅好儒

術。大同中，嘗立士林館。朱异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所爲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

序卦等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等，凡二百餘卷，倡之自上，下必赴焉。四方承流，遂

成風氣。故史於梁學敍之獨詳。然武帝晚耽禪悅，信道不篤，自三度捨身，於是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

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尋遘亂亡。聖業用替。南學之所以卒未大昌者。斯蓋其一因也。北史儒林傳序云。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尙。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學生有差。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稽古。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囊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學校。所存無幾。齊則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然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

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北齊書文宣天保元年詔郡國修立黌序國子學生依舊銓補李昭皇建元年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向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案此卽北朝學制之大略也。其間如魏孝文周武帝崇獎尤至。視南朝蓋有過焉。道散在夷。自昔所歎。史序譽之。不徒然矣。

南北朝經學。據北史儒林傳言。所爲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此蓋就其大較言之也。後儒因謂兩漢經學行於北朝。魏晉經學行於南朝。然一加尋索。則有不盡然者。詩禮既同。姑不具論。易則宋元嘉建學之始。鄭玄王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始黜鄭置王。至齊陸澄與王儉書。謂衆經皆儒。惟易獨玄。指王弼也。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并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儉答書亦謂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

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於是王鄭皆置博士。下及梁陳。鄭王二注。猶并列于國學。是南朝於易非專崇輔嗣也。書則梅賾所得孔傳。原闕舜典一篇。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斲頭買得。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然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故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見經典釋文敘錄及隨書經籍志是南朝於書。非專崇安國也。左傳則陸澄書謂東晉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祖述前儒。特舉其遠。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王儉答書云。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翫陸王書意。知自泰元以至宋齊。必皆專立服氏。東晉元帝時則服杜并立及齊用陸澄言。始立杜氏。然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猶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見王元預規傳故隋書經籍志亦稱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是南朝於左傳非專崇元凱也。陸澄書又云。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謂顏延之麋猶如故。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王儉答云。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觀此。則又知南朝實三傳并立。亦不止左傳矣。且公羊立何。穀梁立麋。范明有其義。特通其義者少。

故二傳浸微耳。北朝諸經，信皆漢學。然易則王肅易亦間行焉。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又多講王輔嗣所注。左傳則杜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此竝見北史儒林傳。他若闕駟則注王朗易傳，劉芳則所撰諸經音義中，有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范甯所注穀梁音。見北魏書是知魏晉之學，北朝亦未嘗絕也。或又謂江南第五經博

士而論語、孝經、河北諸儒能言之。考之隋志，孝經梁代孔安國及鄭氏二家竝立國學。陸澄曰：世有一

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王儉答曰：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并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

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是則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論語。梁陳之時，鄭玄何晏立

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據此，則二經南朝不惟立學，卽所尚亦與北朝相同矣。要之南方水土和柔，兼被清談之風，其學多華。北方山川深厚，篤守重遲之俗，其學多樸。華故侈生新意，樸故率由舊章。以是爲分，庶幾得其大齊。必謂南爲魏晉之學，北爲漢學，見失之固。而如唐人所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又失之偏矣。

南朝之學，世咸目爲大暢玄風。考自宋立總明觀，始有玄學之名。宋書何遜之傳：遜之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案生徒東海徐秀、廬

江何遜黃回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嘉然與儒學分立固無涉於經術也諸經中惟宣并羣道來游謂之南學案以玄學爲南學始見于此

易經與老莊在梁世總謂三玄見顏之推家訓故諸治易者如雷次宗祖沖之沈麟士顧歡伏曼容周弘正朱異賀瑒孔子祛何胤褚仲都張譏全綏等咸以王弼注爲宗亦莫不兼善老莊惟顧悅之難王弼易義

王難而太史叔明則以尤精三玄稱餘經竝去玄甚遠未嘗以玄學之義亂之亦不得蒙以玄名也經學之最可稱者要推三禮故南史儒林傳何休之司馬筠崔靈恩孔僉沈峻皇侃沈洙咸袁灼之徒或曰少好三禮或曰尤明三禮或曰尤精三禮或曰尤長三禮或曰通三禮或曰善三禮或曰受三禮而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亦俱以禮學自命三禮之中又有特精者如沈峻之於周官見舉於陸倕陸倕與徐勉書薦峻曰周官一書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助教沈峻特精此書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勉從之賀德基之於禮記見美于時論儀禮則專家尤衆鮑泉于儀禮號最明分類撰著者有明山賓吉禮儀注禮儀孝經喪禮服儀司馬裴嘉禮儀注嚴植之凶禮儀注賀瑒賓禮儀注而沈不害則總著五禮儀蓋南朝禮學晉宋之間已多善者先是禮論有八百卷何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卽隱逸之士如雷次宗周續之雖從慧遠游而次宗三禮之學與鄭君齊名時有雷鄭之目續之禮記亦稱該通齊世宏獎

儒學之權。在朝操諸王儉。在野共推劉瓛。南齊書曰。劉瓛承馬鄭之儉。亦長於禮經。瓛則所著文集皆後一時學徒以為師範。

是禮義。梁陳繼之。斯緒益宏。此則魏晉視之。猶當遜其詳洽。更非北朝之所能望矣。惟南朝典禮。亦間

采用王肅之說。未必一遵鄭義耳。魏書李業與傳業與使梁。業散騎常侍。朱异問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圓丘。耶。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

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案此即江左典禮采王肅說之證。禮學而外。治毛詩者。有周續之。伏曼容。關康之。崔靈恩。何胤。張讖。

龔孟舒。而顧越說毛氏詩。傍通異義。許懋撰風雅比興義類。乃詩學之自出新裁者也。治左傳者。有嚴

植之。沈洙。虞僧誕。僧誕精杜學。作申杜難服。以答崔靈恩。王元規。梁代諸儒。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陸慶。而謝莊

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乃左氏

學之自出新裁者也。其通公羊傳者。則有周續之。兼通三傳者。則有崔靈恩。沈文阿。而劉之遴著春秋

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亦可自成一體。獨尙書一經。時雖孔鄭竝行。而治之者

如姜道盛。孔子祛等。則所注皆古文孔傳。費彪復為古文作疏。彪為梁國子助教。是乃偽書。固當不如見經典釋文敘錄。

北朝專崇鄭學之為得正耳。若夫諸儒師承。雖南史所敘較北史為簡略。然試釋之。則授受之迹。亦昭

然可考。伏曼容之學。傳其子嘔孫挺。賀德基之學。受於其父淹。祖文發。賀瑒之學。受於其祖道力。而傳



於其子革與從子琛。竝累世不替。見重於時。許懋之學。傳其子亨。司馬筠之學。傳其子壽。沈峻之學。傳其子文阿。孔僉之學。傳其兄子元素。此皆家學也。沈峻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傳峻業者。又有劉岳。沈宏。沈熊。張及孔子雲。沈文阿既習父業。其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之學。亦頗傳之。范縝。司馬筠師事劉瓛。戚袞。張崖師事劉文紹。鄭灼師事皇侃。侃又師事賀瑒。全緩師事褚仲都。張譏師事周弘正。王元規師事沈文阿。此皆師學也。其不言學之所出者。如沈洙。史稱其父山卿爲梁國子博士。則洙之學亦必有承于家矣。卞華。史稱其與明山賓。賀瑒。同業友善。則華之學亦必有受于師矣。惟何休之史。稱其師心默學。孔子祛。史稱其勤苦自勵。而亦竝爲碩儒。是或無師自通者。然要爲僅見也。後之論者。因南朝經學不純守漢師家法。遂并其學之優者而亦忽之。淵源之可溯者而亦略之。且謂唐人偏重南學。爲大惑爲寡識。無乃失之過甚歟。

北朝傳經之儒。北史所載。多於南朝。然其間號爲大儒。能立宗開派者。當推徐遵明。遵明初師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辭聰。師事張吾貴。伏膺數月。以吾貴義無檢格。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鄒陸受禮。牛天祐受易。覽讀一遍。便卽別構。牛隔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又就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乃詣平原唐遷。居於

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尙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

永嘉舊寫。乃往讀之。復經數載。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蓋

遵明師則擇良而事。書則擇善本而讀。而卒要之于自得。故能博綜兼覽。不爲一派一家所囿。雖手撰

之書。止春秋一種。清儒王鳴盛謂公羊疏亦遵明所作非徐彥也。然本傳不言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者。未可遽定。而諸經之傳。多自遵明開之。

易則以傳盧景裕。景裕注周易尙書孝經論語禮記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所注易大行于世。崔瑾景裕傳權會。會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

部行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尙書則以傳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則以傳李鉉。鉉

從李周仁受毛詩尙書劉子猛受禮記房祖儁田元鳳馮偉少從李鉉游多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鉉

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季詳。季詳兼通左氏春秋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少從陳逵受三傳從房蚡

受禮于李鉉。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

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以上易書禮三經。并以鄭注爲主。春秋則服氏所注。遵明以傳張買奴馬

敬德。敬德初從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邢峙張思伯。思伯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張奉禮張彫。北齊書作

學張雕武少從王元則。劉晝晝從李鉉受三禮。又就馬敬。鮑長暄。長暄兼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案

作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

徐氏傳經。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如此。而樂遜亦從遵明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

遜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其不言所受何經而出于其門者。尚有呂思禮。思禮長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其不言所受何經而出于其門者。尚有呂思禮。思禮長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書論易其錄難敵。楊元懿宗惠振李業興。業興博涉百家。尤長算歷。時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嘗以左傳大義

相難。靈馥不能對。自此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徐門學徒大盛。實業興之爲也。次于遵明者有劉獻之。海

內諸生。經有疑滯。亦咸就之取決。獻之曾受業於程玄。善春秋毛詩。亦通三禮。其講左氏盡隱公八年

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其毛詩之學。則傳諸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

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軌思少事劉敬和。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而董徵亦從獻之。遍受諸經。

徵少師監伯陽受論語毛詩周易。就高望崇受周官。是故五經遵明傳其四。獻之傳其一。雖公羊穀梁。儒者多不厝懷。而論語孝

經。學徒莫不通講。懿茲兩儒。允式一代。遵明雖蒙鮮于靈馥光博士之誚。而承學者益增其景行。張吾

貴雖與獻之齊名。而有識者能辨其優劣。師道所在。莫能易也。惟史稱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

宗旨。頗異舊義。則知其於漢學亦不能豪無出入。恪守不移。或當稍遜遵明耳。遵明見鄭玄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

宗。因曲爲之說。至若劉徐二派而外。以經學著者。如高允之治左氏公羊毛詩。遺論雜解。讎何鄭膏育

事凡百游肇之治周易毛詩三禮

撰易集解及冠婚儀

李彪之述春秋三傳梁祚之善公羊春秋鄭氏易邢虬之

爲三禮鄭氏學劉蘭之習春秋詩禮樊深之治孝經喪服沈重之明詩禮左氏春秋衛覬陳達潘叔虔

之通解服氏左傳劉曷之注周易盧辨之注大戴禮李公緒之撰喪服章句刁冲之學通諸經徧修鄭

說大抵皆不能踰漢學之矩又如辛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

其書未就李

謚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則治春秋之別派也索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

爲喪服要記則治禮服之別派也而劉芳特精經義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疑者皆往詢訪時

人遂號爲劉石經矣雖然北朝經學之偏尙漢學固已然在魏初崔浩當政嘗奉勅遍解諸經著作令

史閔湛郝標素詔事浩見浩所注詩論語尙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并多疏謬不如浩

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

見高允傳而

陳奇亦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崔浩同頗傳

于世爲搢紳所稱

見陳奇傳

是知鄭學之在河北初亦甚見排斥幸崔氏旋敗奇所注書又爲游雅所燒否

則崔學旣興鄭學息矣服氏左傳本北朝諸儒所通習然衛翼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

三事而賈思同則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姚文安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文安又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雖劉休和又持冀隆說。李崇祖亦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卒之未能裁正。見賈思伯及李業與傳是則服學之在河北。始終未能專行。此亦論北學者所當知也。

南北經學。雖趣尚互殊。而諸儒治經之法。則大抵相同。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爲主。所爲傳注。皆以解經。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爲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卽有自爲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隱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爲異者也。至南北朝。則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爲經學。實卽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緣義疏之興。初蓋由於講論。兩漢之時。已有講經之例。石渠閣之所平。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又施白虎觀之所議。章帝建初三年。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繼等論五經于石渠閣。并見漢書。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旨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是其事也。魏晉尚清談。把麈樹義。相習成俗。移談玄以談經。奏議。見後漢書。卽今所傳白虎通義也。

而講經之風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座說法。本彼宗風。從而效之。又有升座說經之例。初憑口耳之傳。

繼有竹帛之著。而義疏成矣。南朝講經。如宋明帝集朝臣於清暑殿之講周易。齊高帝幸國學之聽講。

孝經。文惠太子亦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摘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梁武帝則更自撰五經講疏。朝臣奉表質疑。

皆爲解釋。立士林館。命朱异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帝又親與岑之敬論難。

孝經。武帝召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上孝。與張譏辨議周易。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張譏

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諧書。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而應對無滯。與張譏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其

循環辭令。溫雅帝其異之。皇太子宣城王亦于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簡文升座。嘗許張正見

決疑。簡文嘗自升座說經。正見預講筵。請決疑義。元帝居藩。亦敕賀革講禮。此亦髣髴石渠白虎之規焉。其諸儒中。如伏曼

容講于瓦官。曼容宅在瓦官寺。施高座於聽事。有賓嚴植之講於潮溝。梁天監中。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沈峻之講周官。峻特精周官。時開講肆。羣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

百戚袞之講朝聘。袞梁時爲大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嘗宴集玄儒之士。徐摛馳騁大義。問如

流。何休之講喪服。袞梁時爲大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嘗宴集玄儒之士。徐摛馳騁大義。問如

該通義例。太史叔明之講三玄。聽者五百人。皇侃之講三禮。侃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周弘正之傾朝野。梁立士

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卞華之冠當時。華聚徒教授。博涉有機辨。斯并史傳所稱講經之上選也。而梁時百濟

國表求講禮博士。詔遣陸詡往。則講經之風。被于四夷矣。北朝諸帝。雖曰非我族類。然頗存情經術。魏周二代。欲用夏變夷。無論矣。北齊所謂學在鄉邑。不在帝都者。然文襄嘗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孝武亦於顯陽殿。詔廡講孝經。李郁說禮記。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亦差可謂好學。至於大儒如徐遵明。每臨講座。先持經疏。然後敷講。學徒相與慕之。權會則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爲諸儒所推。貴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張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熊安生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樊深以博物聞。深經學通。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張彫武以強辨著。彫武弟子遠方就業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義疏亦于時爲盛。南則伏曼容有論語義。崔靈恩有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公羊穀梁文句義。沈文阿有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孔子祛有尙書義。皇侃有論語禮記義。戚袞有禮記義。張譏有周易尙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有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疏。王元規有春秋孝經義記。何胤有毛詩禮記隱義。賀瑒有禮易講疏。朱异有禮易講疏。周弘正有周易論語孝經疏。並見南史北則劉芳有毛詩箋音義證禮記周官儀禮義證。劉獻之有三禮大義毛詩序義。徐遵明有春秋義章。李鉉有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

疏。周易義例。沈重有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有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樂遜有春秋序義。並見北史今其書雖皆亡佚。然唐人五經正義。蓋不能無本於諸家也。乃僅皇熊二家。其名猶見於禮記正義。餘則可考者少。惜哉。



## 第九篇 隋唐之經學

南北分立。至隋統一。學術政教。于焉混同。雖享國不永。其道未弘。然上拾周陳之墜緒。下啓李唐之始規。當絕續之交。隋實介其中而爲之繫。隋書經籍志云。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以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廡構屋以貯之。案此則南北經籍有所萃矣。隋書儒林傳序云。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京邑達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

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案此則南北學者有所歸矣。夫收集散亡。敦獎雋彥。研覈同異。有所折衷。此南北經學所以亦至隋而皆會於一也。惟楊氏發迹於北。本以北并南。而經學之合。據經籍志所言。毛詩三禮孝經論語。尙行鄭注。易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春秋左氏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易之王氏。書之孔氏。左傳之杜氏。皆南學也。實爲以南奄北。皮錫瑞謂北學所以并入於南之故。因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顧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案此言固自成理。然在隋之前。北儒之來南者。有崔靈恩。盧廣。孫詳。蔣顯。南儒之北往者。有沈重。咸。袁亦兩度入北。初袁隨沈奉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袁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後雖還南。然先嘗就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亦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以入梁者也。是南北學之溝通。其來已早。且沈重入周。甚爲周武所禮重。諸儒亦共推之。崔盧孫蔣之入梁。雖并聚徒講說。而孫蔣晉革楚夏學。徒不至。盧廣以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故爲僕

射徐勉所賞。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後乃改說杜義。雖其所著左氏條例。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然既云改說。是固以杜爲名。仍遷就南人也。夫南儒在北。一致見推。北儒來南。不免依違。則南學勢力之潛滋。亦不俟隋而已然矣。其後南朝儒者。如張譏。沈德威。王元規。張沖等。陳亡多入仕於隋。而隋書儒林傳中。元善何妥。雖由周入隋。然善少隨父至江南。通涉五經。妥亦少游梁國子學。長事湘東王。則皆習於南學者。文帝時。善爲國子祭酒。妥爲國子博士。而褚輝。顧彪。魯世達。復以南人爲煬帝所徵。輝爲太學博士。彪爲祕書學士。世達爲國子助教。唐書儒學傳云。隋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徐文遠。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撰文遠爲國子博士。餘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案隋唐二書所載。略殊。褚徽卽褚輝。魯達卽魯世達。徐文遠。父祖以上。並仕齊梁。陸德明。仕於陳。皆南方之學者。入隋。同爲學官。且所學並見稱于時。則隋代之重南學。于茲益信。可見隋之官學。大抵操諸南人。或爲南學者之手。則其經學之折入于南。不亦宜乎。

隋書儒林傳稱。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馬光。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并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案六儒中。光籠黑奴士榮。皆出熊安生之門。類北方之學者。是此時北學猶盛也。然朝廷以諸人鄙野無儀範。不之貴。士榮尋病死。仲讓坐誅。孔籠黑奴祖仁亦被誅去。惟馬光獨存。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則已有輕北

方學者之意。故平陳已後。南學遂得以乘之。不兼通南北學。幾不能勝博士之任。房暉遠傳云。上嘗令國子生通一經者。并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蓋暉遠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本以北之學者而兼通南學。牛弘所稱爲五經庫者也。別有張文詡。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并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宗仰。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見隱逸傳。是又一兼通南北學者。故能唯其所擇也。其時大儒。則共推劉焯。劉炫。時人稱曰二劉。天下名儒。後進實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而史贊二劉。亦曰拔萃出類。學通南北。攷二劉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常問禮於熊安生。此皆淵源於北學。惟尚書北朝下里諸生。初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二劉始得費昶義疏。乃留意焉。此則南學也。炫復自狀其學。於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并堪講授。隋書經籍志云。孝經梁代孔安

國及鄭氏二家并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案。此事炫本傳不載。然鉉嘗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則宜啓人之疑也。焯亦於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是知二劉不獨書主孔氏爲南學。其王杜二家。卽子雍元凱。亦南學也。夫暉遠文詡。雖多所通涉。而著作無聞。餘若何安撰周易講疏。孝經義疏。褚輝撰禮疏。顧彪撰古文尙書疏。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張沖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此有著作矣。而但專精一二。獨二劉則諸經皆有義疏。焯著五經述議。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尙書毛詩述議。春秋攻昧五經正名注詩序。并行於世。搢紳咸師宗之。宜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出其右。而以集南北學之大成。歸之于二劉也。

唐有天下。儒教聿興。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所釐正及功畢。復詔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蠱起。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七年。頒其書於天下。命學者習焉。是爲新定五經。太宗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書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

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長孫無忌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四年書始布下。是爲五經正義。自五經定本出。而後經籍無異文。自五經正義出。而後經義無異說。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天下士民。奉爲圭臬。蓋自漢以來。經學統一。未有若斯之專且久也。二書五經定本。頒行在前。故正義亦嘗引之。惟師古穎達。竝以隋儒入唐。隋代已重南學。師古之祖之推。初亦南人。晚始歸北。其作家訓。書證篇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本爲優。書證篇曰。詩云有林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而河北本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恐失毛生之意。案此卽重江南本之證。師古承其家學。故新定五經。亦斷從南本。案宋初史館先有宋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穎達經籍詁苑。今後竝以六朝舊本爲正。觀此文知定本五經之從南。蓋亦出詔旨。非專由師古意也。穎達正義本奉勅而作。觀貞觀十四年表。章先儒之詔。爲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中惟熊安生純爲北學。餘多南人或北人而兼通南學者。此五經正義所以亦多從南學也。又參加修疏之人。據穎達序。易有馬嘉運趙乾叶。新唐書藝文志所載除馬趙外。尚有書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謙于志寧。書有王德韶李子雲。詩有王德韶齊威。禮記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頴張權。春秋左傳有谷那律楊士助朱長才。至參加覆審者。則爲趙弘智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賈普曜周玄達趙君贊等。

而嘉運乾叶德韶長才亦與焉。穎達但總其成耳。徒以位高望重。故孔得專其名。然頒布時。復經增損。蓋亦非孔氏之舊矣。

五經正義依據之本。孔穎達序分述甚明。其于易曰。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尙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其注。今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證。先以輔嗣爲本。其於尙書曰。古文安國注之。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魁。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於詩曰。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焯并聰穎特達。于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故據以爲本。其於禮記曰。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侃二家而已。今據皇侃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其於春秋左傳曰。杜元凱爲左氏集解。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今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觀此。可知穎達易宗王

注。惟繫詞爲晉韓康伯注。而疏無所主。書宗孔傳。詩宗毛傳。鄭箋。而疏並主二劉。晁公武謂尚書正義因梁費越疏廣之者。蓋以二劉嘗得費疏。

也。禮記宗鄭注。而疏主皇熊。左傳宗杜注。而疏主劉沈。其爲偏重南學。事實顯然。惟考唐書穎達本傳。

則固素習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今正義于尚書春秋傳宗孔杜。是與其素所習者相違。後人因有以

此爲疑者。不知五經正義乃官學。功令所懸。穎達固不得而異同也。又案五經正義率皆傳述而非創

未有爲之作疏者。前無所承。則創始爲難。此亦正義不用鄭服之一因也。其繼五經正義而作者。有賈公彥周禮儀禮義疏。并宗鄭注。公彥

禮學受之張士衡。士衡禮學受之劉軌思。熊安生及劉焯。是亦淵源於北學。董道謂周禮疏據陳邵周

禮異同評及沈重周禮義爲之。但公彥未嘗自言。儀禮疏則自序稱前人章疏有齊黃慶隋李孟。扈二

家。殆其所據矣。賈序又云。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則儀禮疏實與李氏同撰。又有楊士勛穀梁傳疏。宗范甯注。徐彥公羊傳疏。

宗何休注。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提要從道說。定爲唐人。皆不聞所

本。蓋二傳南北朝時治者亦甚少也。然此四經疏。雖非奉敕而作。而貞觀九年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

周禮若儀禮者。于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竝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



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據此。則四經在唐實竝立于學官。其用此四家疏以否。雖無明文。而四疏之體。則亦同正義。蓋賈楊二氏於撰定正義本嘗親與其役。或有能效之。而冀與之同尊以廣其傳歟。

諸經義疏。朱子語錄謂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春秋左傳又次之。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易書爲下。此論最爲公允。非深於義疏之學者不能道。清儒以漢學植名。頗薄魏晉以來經說。因唐人義疏之多。主魏晉也。益從而詆之。如閻若璩之言曰。秦漢大儒專精難校。訓詁聲音。魏晉以來頗改師法。烏不識古人語言文字。而失聖人之真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尚後儒。不知古學。子是爲義疏爲釋。戴震。虞翻之言曰。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尙多。作正義者不能文。皆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戴震。虞翻之言曰。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尙多。作正義者不能彌於尙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卽三禮。段玉裁經義者雖多。而罕習要領。至唐人作正義。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段玉裁經義者雖多。而罕習要領。至唐人作正義。自以爲六藝所折衷。其江聲。江之。言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荀爽。而用王弼。書公去取甲乙。時或倒置。其江聲。江之。言曰。唐初陸孔專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荀爽。而用王弼。書公孫李之注。盡退。藥氏而用范氏。解禮記也。論語用何晏。而孔包。周馬。鄭之法。僅存。爾雅用郭璞。而劉樊。

江藩藩之言曰。唐太宗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取去失當。易用輔珠玉而收瓦礫。沈欽韓沈之言曰。孔冲遠奉勅撰定五經正義。以昏髦之年。任剛述之任。諸氏莫不皆然。雖不亦慎哉。沈欽韓尙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家。春秋則廢服義。

其實唐人義疏之學。雖得失互見。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實采衆說。固不無附會之弊。亦足破門戶之習。今就孔疏論之。易宗王韓。誠多空詮。然于馬鄭荀虞諸家之古義。間亦有所援引。其取以補輔嗣之闕漏者。固可以存漢學。卽其祖王而以古說爲非者。亦未嘗不可辨其非而觀其是也。至所引莊氏張氏褚氏之說。雖無當於奧旨。亦足以廣謏聞。矧易道廣大。象數義理。各有易之一體。則王氏與先儒。孰爲軒輊。尙未敢知也。書宗孔傳。信爲僞書。然如虞書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蚩尤。則逕糾孔傳之失。解祖乙圮于耿。則直以孔傳圯相遷耿之說爲必不可通。而引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以相證。變文起例。類此者衆。又如釋欽明文思以顧氏爲得。釋關石和鈞。以費氏爲長。則義又不囿于二劉矣。後人謂書疏名物制度。賴之以有考。不其然乎。左傳宗杜。論者謂杜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劉炫規杜。理精辭辨。孔氏復加評駁。不復遵用。此固中其病矣。然細尋之。則疏中考證之言。旣多憑賈服。旁採之說。亦時取劉規。

又如桓七年穀伯鄧侯。則兼存衛冀隆秦道靜難杜申杜之詞。不爲分別。桓九年賓以上卿。則并著膏肓鄭箴之義。藉資博證。雖曰杜之功臣。亦可謂杜之諍友也。劉文淇左傳舊疏攷證謂左傳正義經唐伯述議也。今案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沈氏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引蘇氏特本于劉氏者多耳。此三經在孔疏本非其至者。而已若是。及乎詩禮。所宗皆鄭氏。故疏益發舒。詩則訓詁本諸爾雅。而參以韃爲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注。使爾雅古義。賴是以存。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間及焉。制度本諸羣經。而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易注書注。賈服左傳注。他若鄭志駁五經異義諸書。亦咸萃焉。雖有二劉在前。足備採擇。而取舍之間。實具卓識。終唐之世。人無異詞。固其宜也。禮記鄭注已詳實。疏復廣援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答問。一一疏通而證明之。而盧植之禮記解詁。鄭氏之喪服變除。阮諶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亦復觸類引入。故能詞富理博。使說禮之家。鑽研莫盡。陳遵云。孔冲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元本本。禪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又如疏緇衣而疑孝經序非鄭氏作。足爲陸氏經典釋文敘錄言孝經注與鄭注五經不同之證。疏樂記而謂樂記入禮記在劉向前。足見隋書經籍志言馬融增益三篇之誤。斯又因事而陳。堪資旁證者已。若夫曲徇

注文雜引讖緯。彼此互異。是三端誠孔疏之可議者。然疏不駁注。體則使然。讖緯之傳。其來已古。雖語多怪誕。而律曆之數。典禮之遺。六書之舊訓。秦火後。或賴緯書以傳。四庫提要曰：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取以釋經。亦非鉅失。至彼此互異。如祭感生帝之爲禘。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七廟之制。書疏則申孔而難鄭。王制疏又尊鄭而陋孔。此類甚多。則又以所作非一人。所采非一書。體之大者裁難密。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及賈疏周禮。成於一手。則抵牾便少。其發揮鄭學。亦最詳明。阮元曰：賈疏周禮。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證。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故朱子稱爲最好。儀禮疏本同出賈氏。然經既殘闕之餘。注又止鄭一家。黃李二疏。復有修短。公彥雖欲擇善而從。終不逮周禮疏之博核也。楊徐公穀二疏。因乏憑藉。難言賅洽。以視孔賈。遂覺去之彌遠。

唐人經說。正義一派而外。其最足以資後學挹注者。前有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有李鼎祚周易集解。陸氏南人。初受學于周弘正。善言玄理。其作經典釋文。創始於陳後主至德元年。尙在未入隋之先。故所主易則王氏。繫辭已下。王不注。用韓康伯注。書則僞孔。舜典一篇。用王肅本。左傳則杜氏。純爲南學。許宗彥曰：五經正義之作。元明於時。最爲老師。未必不預其議。故正義用南學與釋文合。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一引。蓋猶未見諸儒之書也。其書本主於作音。然前此爲諸經

音者如李軌徐邈劉芳沈重皆止于音且止于音經而陸氏則不惟作音兼釋經義不惟音經亦且音注故體例獨別而能集諸家之成自謂古今竝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辨示傳一家之學洵非誇語又陸氏夙以易稱故周易釋文尤爲精博雖主于輔嗣而所采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董遇王肅姚信數十家餘如詩之韓嬰書之馬融亦存其概獨惜服之春秋鄭之書易江左不行不得賴以流傳然漢魏古音古注片義單言藉此而存者已如碎金屑玉嘉惠來學良非淺鮮固不得以南學而忽之也鼎祚之書集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朱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焯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等凡三十餘家而以九家易乾鑿度附焉故名曰集解隋唐以上易家諸書佚不傳者於是書可見其一二鼎祚自序稱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宗鄭學者也又序於衆家之中獨標虞翻荀爽故全書所取荀虞之說亦特多張惠言謂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於釋文敍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可見李書雖專爲易作而存古之功實與陸氏并偉此後之治易欲以古學自別者所以咸撫李書從而推衍其例也其

他經學知名之士。如徐文遠明左氏春秋。每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撰有左傳音及義疏。許叔牙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所撰毛詩纂義。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先讀此書。蓋文達受學劉焯。尤明三傳。竇抗譽爲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蓋文懿開講毛詩。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故與文達時稱二蓋。並見新舊唐書儒學傳此數君者。行輩并與孔穎達相接。貞觀中皆爲學士博士。而不獲參修正義。又如王恭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朱子奢從顧彪受左氏春秋。出使新羅。爲講大誼。傳經學於遠人。李玄植受三禮于賈公彥。兼習春秋左氏傳于王德韶。受毛詩于齊威。撰三禮音義。並見新舊唐書儒學傳此三君雖嘗與修正義之役。而恭所參修者爲周易。子奢所參修者爲禮記。玄植所刊定者爲尙書。見唐書藝文志咸與其所素習者不同。是知當時正義開館。蓋有遺才。卽參與者又未必人用其專長。故上述諸儒。亦不得以正義一派範圍之也。

五經正義頒行而後。學固定於一尊。然至武后長安中。王元感上其所撰尙書糾謬春秋振滯禮記繩愆。則皆與正義立異。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暉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倚撫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時魏知古徐堅劉知幾張思敬雅好異

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知古且稱其書爲五經指南。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見新舊唐書儒學傳蓋官

學雖尊。而執守一家之言。每不足以厭通人之望。緣罅思難。亦其勢也。其後玄宗刊定禮記月令一卷。

命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見唐書藝文志擅改舊本之次。魏光乘復請用魏徵類禮

列于經。舊唐書云。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廿卷以類相從。刪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帝命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學官。張

說奏駁而止。此則經亦幾欲以新者亂之矣。及乎大歷之間。啖助趙匡陸質。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以春秋施士句

以詩。仲子陵袁彛韋韋彰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益不復守舊說。見唐書儒學傳仲袁

韋強不聞有書。蔡氏之周易啓源周易外義。唐志未著錄。僅見宋志。晁公武曰。周易外義有德恆德言

六今已佚。施氏詩說亦佚。惟韓愈爲志墓。言士句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

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唐語林又載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聽毛詩說。毛傳之失。及毛鄭不注數

事。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擯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皓。所以言涉彼皓兮。言無可皓也。以皓之無草木。故

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剪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頤

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頗

爲異同。見唐書儒學傳則知春秋傳亦其詩說之流也。今可見者。惟陸質所作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其說

本之啖助趙匡。實與趙匡同師。啖助助撰春秋集傳總例。實爲變錄。請匡損益。匡隨而疏之。質又纂會之。號纂例。以爲左傳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

氏門人。非論語之邱明。公穀口受子夏所傳。密于左氏。但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亦多乖謬。失其綱

紀。此等議論。前世范升王接劉兆等。雖嘗發其端。而三傳并攻。不如此甚。且諸治春秋者。大抵顯門名

家。尊傳過于尊經。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啖趙陸氏。則援經擊傳。自謂契于聖人之旨。故其書一出。好異

者。驚之。柳宗元至以得執弟子禮於陸氏爲榮。同時盧仝撰春秋摘微。解經亦不用傳。故韓愈贈仝詩。

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成伯璵撰毛詩指說。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以詩衆篇

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餘爲毛公所續。伯璵又撰毛詩斷章。崇文總目謂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抄取詩語。彙而出之。亦春秋毛詩之新

派也。嗣是李翔易詮。論八卦之性。陸希聲易傳。削去爻象。高重春秋經傳要略。分諸國各爲書。陳岳春

秋折衷論。以三傳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竝以己意說經。以上書今皆不傳。惟山堂考索載有春秋折衷論廿

七條。而大中時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爲法家。左邱明作傳爲史家。杜元凱參貫經傳殊失旨。案

孤澄大中遺事。孫光憲北夢瑣言。王彙唐語林。竝載此議。其略曰。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



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其議實啖趙有以啓之。故陸龜蒙亦引啖趙爲證。與商議同。蓋自大曆而後。經學新說日昌。初則難疏。繼則難注。旣則難傳。於是離傳言經。所謂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



## 第十篇 宋之經學

自唐以九經取士。歷五代迄宋。其制不改。五代雖曰亂離。而鏤板之術。於時始行。據石林燕語。引唐柳

蜀見字書。雖本。是唐時已有印板。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馮道李愚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儒臣馬鎬。梁

觀段顥。路航。田敏等詳勘。先成五經。漢乾祐元年。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九經皆成。見五代會要。而田敏始終其

事。據宋史敏本傳。敏嘗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傳又稱敏

雖篤于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尙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重言綱字。

爾雅椶木榘。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是則九經之外。尙有孝經爾雅。且旣依石經。當有論

語。合之凡十二經。言九經者。以三書向附于經耳。惟此所鏤者。但有經注而無疏。至宋太宗端拱時。始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命孔維李覺等校定。淳化初。上又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

去者數字。命覺維評定。

玉海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易

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

校。華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

入再校。李至等詳定。尋判國子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正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尙多。蓋前所遣官

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尙書。至于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

未得周詳。望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  
見宋史。惟史稱李至上書在雍熙中。據玉海則校勘五經正義

必在淳化以後。咸平以前非雍熙也。  
始子端拱。畢於淳化。而至又明言本監先校定諸疏。是上此書

平以前非雍熙也。  
真宗咸平元年，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上命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

書正義差誤事。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

五經正義始畢。見玉海李至又嘗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重

加讐校，以備刊刻。從之。見宋史咸平三年，邢昺復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

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表上，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悉備矣。見玉海

蓋二傳二禮已有賈公彥、楊士勛、徐彥之疏在前。唐已通行。故但校定。孝經論語爾雅不用舊疏。故重

定也。景德二年，真宗幸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

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見宋史儒林傳蓋自有鏤板。學者無

復筆札之勞。經籍流布。由是益廣。吳澂曰。宋三百年間。鈔板成市。板本布滿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

而功倍。何其幸也。斯實文藝上一大發明。且各經皆詳加校定。而後頒行。則舛誤亦自較傳鈔爲少。宋槧之見

寶於後世。實在於此。盧文弨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故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于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

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于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啓人考核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錢大昕曰。唐人譌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是故唐以前但刊本合注疏爲一。而疏之卷第途不可考。案此言皆甚有見。讀宋槧書者不可不知。

有官學。宋以來又有官書。其於扶翼聖道。豈曰小補之哉。

宋初經學大都遵唐人之舊。九經注疏既鏤板。國學著爲功令矣。卽重定孝經論語爾雅三疏。亦確守

唐人正義之法。三疏皆定於邢昺。其論語以何晏集解爲主。爲之疏者。唐代所傳有皇侃本。邢疏亦因

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見晁公武讀書志雖稍傳以義理。而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亦詳。故論者謂

漢學宋學。茲其轉關。孝經以唐玄宗御注爲主。爲之疏者有元行沖。唐代嘗立于學官。故邢疏卽取行

沖本約而修之。見宋會要惟疏中未嘗標舉。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爾雅以郭璞注爲主。爲

之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曷以爲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因與杜鎬等共相討論。別爲疏釋。見爾雅疏序

注所未及。不復旁搜。亦尙多能引證。惟三書所主。一魏一晉一唐。則猶南學之餘波耳。別有孟子疏。以

趙岐注爲主。舊本題宋孫奭撰。然考之宋史。奭與邢曷等校定諸經義疏。中無孟子。涑水紀聞載奭定

著之書。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無孟子正義。故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託。非出奭手。且語氣敷衍。

全不似疏體。則其所主雖漢學。尙不能與邢曷抗行也。案孫奭別有孟子音義。乃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時所作。其序文前半與今傳孟子正義

同蓋正義僞序。卽緣此序而點竄。并因以託名於奭也。又孟子自漢書藝文志以下皆入子部。本不與經同科。宋儒尊孟子。遂與

孝經論語爾雅並參九經之列。亦以之試士。是又宋代官學增於前代者也。惟是因襲雷同。既不出唐

人正義之範。則宋初經學。猶是唐學。不得謂之宋學。錢大昕云。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

時。談經者墨守法疏。有記誦而無心得。餘杭章君亦曰。邢曷杜鑰孫奭之流。所習不出五經正義。上不足理羣經。下猶不入穎達公彥之室。學愈媿陋。以滋後生口實。詎乎慶曆之間。諸

儒漸思立異。歐陽修論經學劄子曰。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案五經正義係奉詔

撰。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

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

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案此則欲刪諸經之疏矣。而孫復上范仲淹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案此則竝諸經之傳注而亦欲撥棄之。夫疏定于唐人。歐請刪疏。僅爲不慊唐學。傳注乃成于春秋戰國與漢魏晉諸子。孫欲改注。直是自我爲法。前無古人。方回云。近世以老注易。以六典傳尙書。以三禮箋詩。以司馬法釋周官。以災異識緯說春秋。以鄭衛淫聲制樂。直學者之大不幸也。案此亦攻注疏之論也。雖孫論徒高。歐議不行。然自是風氣一變。學者解經。互出新意。視注疏如土苴。所謂宋學者。蓋已見其端矣。司馬光云。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觀溫公此言。則當時風會所趣。可見其概。陸游亦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蓋議傳注。唐季已肇其端。尙不始于宋人。至于昌言議經。則宋儒實始優爲之。故放翁雖非經生。於此亦不能無微詞。

也。

昔司馬遷史記特立儒林傳。位置經生。班范諸書。仍其成法。至宋而有所謂道學。撰宋史者。乃又於儒

林傳外。立道學傳以尊之。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及程朱門人。

程朱門人皆甚多。程門惟列劉絢李籲謝

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朱門惟列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籲。皆入之道學傳。以謂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

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後之論者。遂謂

宋學卽道學。其實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四曰儒。以道得民。古者儒與道固不分也。而考宋之道學。

初蓋本於圖書。圖書出于陳搏。搏以道士居華山。搜采道書。得九宮諸術。倡先天後天之說。此乃道家

之學。與儒學無與。及搏以易龍圖授種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牧作易數鉤隱圖。於是

道家之說始與周易相傳。而混于儒學矣。

毛奇齡道學辨曰。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

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曰道士。逮宋陳搏以華

山道士與仲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等經。及張角九宮。倡河洛太極諸教。作道學綱宗。而

周敦頤邵雍程氏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中。至南宋朱熹直句史官爲陳黃黎獻受學劉牧。摭

搏作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南宋朱熹直句史官爲陳黃黎獻受學劉牧。摭

爲略例隱訣。吳祕又受于黎獻。作通神。皆釋鉤隱圖者。王應麟說。故牧之學盛行於慶曆時。吳公武曰。劉牧



曾數者皆宗之。陳振孫曰：牧易學盛行慶曆時。宋成曰：劉牧既爲鈞，邵雍稍後于牧，其圖書之學得之隱圖。盛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葉劉者實繁，謂劉可專門，王可焚窺。邵雍稍後于牧，其圖書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修，修亦得之种放，與牧本同淵源。而言易則頗殊。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與邵異。然皆象數一派也。惟之才先示雍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見宋史李之才傳。

故雍雖以易顯，而皇極經世一書，觀其命名，亦兼有春秋之志。同時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不言所

出。朱子通書數曰：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知其師傳之所自。亦隱與陳搏相應。故宋人有謂敦頤之學亦出于搏者。吳公武曰：朱震

曾敦頤之學得之穆修，修亦本于陳搏。與邵雍之學大同。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于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言不同。然其書言理甚精，所論

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徒非劉牧輩支離破碎之比。即視邵雍亦醇而約。故宋史以周

子冠道學傳之首。二程受業敦頤，亦嘗侍其父與邵雍論議。顧程頤易傳，則專闡義理，不及象數。張載

講易，亦與二程不謀而合。自是義理又自爲一派。程子嘗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故道學中之義理派，程子實倡之。及

朱熹出，私淑二程，得其正傳。但所作易本義，首列河洛九圖，實欲合義理象數爲一。蓋宋之道學，同源

于希夷，而劉爲異說，邵爲別宗。至周子始漸醇，而與儒學爲近。張子羽翼之，二程擴充之。至朱子而始

大。然要不外乎象數與義理兩派。兩派之於經學，初不外乎周易一經。就周易論，則兩漢諸儒已言象

數。京孟馬鄭荀虞皆然魏晉諸儒已主義理。

王何實皆然

實非宋儒之創獲。徒以圖書之傳。傳自道士。遂有道學之目。不

知識。緯卽圖書之濫觴也。旣而援道入儒。則又以傳孔孟之道。統者爲道學。不知傳道本儒之所有事

也。宋史必分儒與道爲二。是傳經與傳道有別。然則孔孟之道。詎有不在六經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

此爲極矣。然程朱旣以倡明道學自任。因復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論語孟子并行。以爲此道統之所

在。二程於學庸語孟皆有說。出其門者。如謝良佐有論語說。游酢有中庸義論語孟子新解。楊時有中

庸解語論解孟子義。尹焞侍講經筵。奉詔作論語孟子解。大抵發揮師說。一以義理爲歸。朱子則作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合稱曰四子書。益萃羣賢之言而折衷之。且于大學分別經傳。于中

庸定著章節。遂使二篇離禮記而獨自成學。朱子沒。朝廷以其四書訓說立于學官。於是四書亦爲一

經。自有四書。而後道學之門戶正。自朱子四書立于學官。而後道學之壁壘堅。此黃榦所謂道之正統。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也。惟宋

史稱程子出入老釋幾十年。稱張子訪諸釋老累年。朱子亦謂程子門人說中庸淫于老佛者有之。而

後人謂朱子於佛老亦不能無所取。則知宋之道學。象數一派。旣託于道士。義理一派。又雜以佛學。雖

依經以立說，亦適成爲宋學而已矣。

道學之傳，以周程張朱五子爲正宗。五子之學，大都以周易學庸語孟爲體用。然如程頤張載朱熹，則

皆兼治諸經。張子自作，雖止橫渠易說，而門人所集，尙有詩禮記春秋說。程子則於易傳外，別有春秋

傳，劉絢羅從彥傳之。絢作春秋解，明正簡切，多出於頤書。見陳振孫說及中興國史志從彥于頤傳中，掇其至當者，

作春秋指歸，以授李侗。他若伊川書說詩說，亦門人所記也。見晁公武讀書志朱子於經學，撰著更多，易則本

義外，又有易學啓蒙，著卦攷誤，詩有集傳，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其於易，主復古本。其於詩，雖疑大小序

而自爲說。然早年多用毛鄭說，亦不廢序。其於禮，以儀禮十七篇爲經，而取大小戴記及諸經史書所

載有及於禮者，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書未脫稿而卒，黃榦續成之。尙書春秋

雖無訓釋，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謂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

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此皆精識卓見。門人黃士毅集其遺說爲書說春秋自謂於義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

敢措一辭。然觀其與人問答，則實深于春秋。惟其研之深，故出之愈矜慎。蓋朱子之學，博綜旁通，不欲

以道學自限。程敏政曰：朱子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爲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其平居教

人治經宜先看注疏。尤非空談性命。屏漢唐之學爲不足取。假道學以自飾其淺陋者。所可同日而語。且不徒有取于漢唐注疏也。卽同時之人。如胡璣歐陽修晁說之程迥蔡元定之於易。王安石蘇軾林之奇史浩張栻呂祖謙之於書。吳棫歐陽修呂祖謙之於詩。方懋馬晞孟呂大臨吳仁傑之於禮記。張淳之於儀禮。陳傅良之於周官。孫復蘇轍呂本中胡安國程迥之於春秋。亦莫不擇善而從。絕無門戶之見。是故從其游者。義理固所涵泳。名物詁訓。亦所兼擅。五經傳授。皆有專門。舉其著者。若蔡淵撰周易經傳訓解。是書今已殘缺其闕發名理多本師傳。蔡沉撰尙書集傳。此書爲朱子屬沈所作。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董鼎則謂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于大禹

漢正月朔旦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藥百餘段俾足成之。輔廣撰詩童子問。大旨主于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于朱子之說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黃榦撰續

儀禮經傳通解。張洽撰春秋集注。洽自言于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攷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傲

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皆能申述師說自成一家。卓然有以樹立于後世。謂朱子集宋學之大成。或集諸子之言而注釋六經則其學不明所謂羣賢之大成也。朱子猶漢學之有鄭康成非過譽也。至

于邵雍東都事略本列之隱逸。與陳搏种放等同傳。宋史以程子重其人。朱子采其說始入之道學。雍於書雖無所不讀。然其志不在傳道。更不在傳經。易數號最精。而其子伯溫謂平時亦未嘗妄以語人。

王天悅張子望嘗從學。又皆早死。秦玠鄭夫欲從學。皆不之許。邵伯溫曰：秦玠鄭夫嘗欲從先君學。先君皆不之許。玠嘗語夫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夫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夫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是故卻子之學。得其傳者蓋少。惟陳瓘了翁易說。伯溫稱其得於康節。張行成周易通變。王應麟亦謂其述康節之學。然學亦不顯。卻傳既少。故象數一派亦因之而微。餘若張浚。著紫巖易傳朱震。著漢上易傳程大昌。著易原之流。雖亦言象數。又皆主於劉牧。頗爲諸儒所議。且義理爲各經所同具。故以義理說經。其所施廣。象數僅可以說易。故以象數說經。其所施顯。偶有以象數解尚書之洪範禮記之月令者。益牽強無足觀。此程朱義理一派。所以不徒爲道學不祧之祖。卽論經學。有宋一代亦莫能與之竝也。

道學諸儒固自以爲承聖人之心傳。而得經學之大義微言矣。然當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其立於學官。頌之天下。用以取士者。則王氏之新經義也。安石嘗作字說。及乎解經。多援字說爲訓詁。雖富新意。頗傷穿鑿。熙寧中。詔置經義局。以安石爲提舉。其子雱爲修撰。所撰三經義。遂皆本安石說。三經者。尚書毛詩周禮也。三經皆以熙寧八年頌之國子監。置周禮義於義解之首。據蔡條鐵圍山叢談。詩書兩經。又安石嘗目春秋爲斷。開朝報。故當時黜之。不以試士。據蔡條鐵圍山叢談。詩書兩經。蓋多出雱及諸門弟子手。惟周禮新義。安石親爲之筆削。晁公武讀書志亦于新經尚書義題王雱撰。

新經毛詩義題王雱訓其辭安石訓其義。而新經周禮義則題安石撰。且謂安石以周禮書理財者居半。愛之。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經義。務塞異議者之口也。三經而外。安石所撰。尙有易解論語解孟子解。晁氏謂易解安石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偕行于場屋。據東都事略。龔原亦爲王氏之學者也。東都事略曰龔原力學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著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論語解晁氏謂紹聖後亦行于場屋。孟子解晁氏謂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考紹聖間章惇用事。崇觀間蔡京用事。兩人皆安石之黨。是以其說猶行。故陳振孫曰。王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于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呂祖謙亦曰熙寧中王安石以新義頒天下。其後章惇更用事。概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其時曲學。學輒覆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其時援王學以解經者。則有蔡卞尙書解及毛詩名物解。陸佃爾雅新義詩物性門類。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卞爲安石之壻。佃受經於安石。自不足異。他如王昭禹周禮詳解。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王與之曰其書用刑公。林之奇周禮講義。王與之曰祖荆公昭禹所說亦多據其說。而方懋又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因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禮記解。馬晞孟禮記解亦宗王氏。是則王學在當時。不惟行於場屋。

其流亦頗廣矣。乃至道學中人如程子則取其易解。伊川嘗令學者先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朱子則取其尙書義。曰王氏書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可見王學當非全無是處。薛應旂曰介甫三經義皆頌之學官既而誅絕之甚篤可後人謂安石解經之說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殊爲持平之論。然攻其新法者遂并新經義而攻之。楊時王居正且著爲專書。楊撰書義辨疑詩辨疑周禮辨疑王撰毛詩辨學尙書辨學周禮辨學皆黜王學者南渡而後王學遂罕爲人道。今則諸經義解竝佚。獨周禮新義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猶存其概耳。陸佃王昭禹之書亦尙有存者。欲觀王學可於是而得其略也。

宋人經學其有不守陳義自闢新術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易則有胡瑗易解。爲門人倪天隱所述亦稱口義程子易傳采之爲義理。司馬光溫公易說。深闢虛無玄渺之說于古今事物之情形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蘇軾東坡易傳。續其父洵之緒推闡說易之宗李光讀易詳說楊萬里誠齋易傳李杞用易詳解。以上三家皆博採作雜學辨雖以是書爲首然又嘗謂其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處鄭剛中周易窺餘。兼明象義不主一家趙彥肅復齋易說。即象數以求義理以耿南仲周易新講義。大致因象證隨事示戒剛中周易窺餘。兼明象義不主一家趙彥肅復齋易說。即象數以求義理以或傷簡易之趣。易被周易總義。兼通理數折衷衆論書則有蘇軾東坡書傳。明于事勢長于議論於治亂與亡披抉明暢稱爲諸家書林之奇尙書全解。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草思積悟卓然成家然頗多異說玉海謂呂祖謙解之最解之最好者。林之奇尙書全解。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草思積悟卓然成家然頗多異說玉海謂呂祖謙

鄭伯熊敷文書說

其書雖為科舉而作然於夏僕尙書詳解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經世立教之義頗多闡發

詩則有歐陽修毛詩本義

是書于毛鄭二家雖未嘗輕議亦不曲徇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蘇轍詩集傳激不隨務持其平王質

詩總聞

多出新意不循舊傳呂祖謙家塾讀詩記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嚴粲詩緝

以呂氏讀詩記為主而雜採諸說以發明之有禮則有葉時禮經會元

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大旨醇正未安者斷以己意與呂氏書並稱說詩善本

李如圭儀禮集釋

全錄鄭玄注而旁徵博引以為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旨春秋則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大約本

而增新意以深刻為主常

王皙春秋皇綱論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劉敞春秋權衡春秋意林春

秋傳

陳振孫曰原父始為之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孫覺春秋經解其書大旨以抑霸尊王為主衆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

則雜取其所未聞則以胡安定之說解之長蘇轍春秋集解

其說以左氏為主左氏之說不可崔子方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

春秋經解

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葉夢得春秋傳參考三傳以求經不相發明頗為精核

春秋讞

扶摘三傳是非主于信經不信傳猶沿春秋考作以爲斷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周所正法度不啻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胡安國春秋傳

其書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宋孟子莊周董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胡安國春秋傳仲舒王通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之說以潤色之惟

事于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厲意

陳傅良春秋後傳其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呂祖謙春



秋左氏傳說左氏博議

博議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傳說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

程公說春秋分紀

以傳文類聚區分。使本末源流。鞏然具見。黃

仲炎春秋通說

大旨直書事蹟。立義明白正大。趙鵬飛春秋經筵。主于據經解經。不泥三傳。亦深得聖人之意。不主褒貶之說。孫復之流派。立論較平允。亦

義則有劉敞七經小傳

是編乃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尙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王應麟云。自漢儒至于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

小傳出而稍尙新奇矣。

凡茲所舉。皆其著者。以上諸家書皆存有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者。或非完帙耳。或折衷古訓。或獨抒別裁。或以議論相

高。或以綜比矜富。或陳往以諷今。或明體而達用。既異漢唐之詰訓。復殊道學之義理。斯又極宋學之變而不相統攝者也。其間易與春秋作者尤繁。蓋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一明天道。一明人事。惟人所說。不必徵實。故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騁。亦不獨宋儒爲然矣。又南渡而後。國勢不振。士大夫憤夷禍之日亟。痛恢復之難期。情殷中興。念切雪恥。無以寄志。退而著書。則羣戒莫顯乎易象。復讐莫大乎春秋。趨治二經。殆亦有不獲已者焉。至若學主於尊德性。不以道問學爲事。在南宋亦自爲一派者。則爲陸九淵。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是陸子本人。於經學原無所撰述。但其教人爲學以求心爲主。故門人楊簡袁燮。皆本師說以解經。簡有楊氏易傳尙書五誥解。慈湖詩傳春秋解。此書朱彝尊經義攷注云未見。但在其序四庫

金書亦未錄。爰有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竝多推本於心學。而楊氏解易。尤大開易學入禪之

涂。別有王宗傳撰童溪易傳。力斥象數之弊。惟馮心悟宗旨亦與慈湖同。四庫提要謂以禪言易起於南宋之初。而始于王宗傳及

楊簡又謂楊王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禪學。務屏棄象數。離絕事物。適於恍惚。皆冥以爲不傳之秘。陳經撰尙書詳解。自序謂以古人之心求古人

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詁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此又近

于陸子六經注我之說。是則二家雖非陸門。亦傳金谿之學派者也。朱子嘗言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

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儒者蓋以況道學。文人之經。朱子舉蘇東坡陳少南。少南名鵬。飛撰書解詩解。今已

佚。朱子謂其於經旨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葉適則謂其於經。鞏爲例。則上述諸家無派可歸。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而趨于深厚。

者。實多屬之。禪者之經。朱子舉張子韶輩爲例。子韶學本出伊川。書不盡傳。子韶名九成。撰尙書詳說。時。綱稱其書該而華。王應麟稱書說於君牙。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又撰論語解。周必大謂以程氏爲主。又有孟子解。中庸解。朱子雜學辨。謂其中庸解。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據陳振孫書

錄。解題稱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似又非盡禪學者。然則禪者

之經。其將屬之金谿一派乎。爾其廣甄羣言。意在存古。類於陸德明李鼎祚之爲者。又有房審權周易

義海。所採上起鄭玄。下迄王安石。凡百家。審權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編爲一集。李衡因其義意重複。文辭尤

項又刪削之爲撮要。而加入程子蘇軾朱震三家。黃倫尙書精義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其書之說義海原書當時已佚今所存者惟義海撮要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而宋人所探尤多。王與之周禮訂義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六家其餘四十衛湜禮記集說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採錄尙書無一存者可云呂本中春秋集解自三傳而下所集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凡九禮家之淵海矣。呂本中春秋集解自三傳而下所集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凡九家。採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高元之春秋義宗所采前後凡三百餘家。此書經義攷注云未見四庫全書亦未錄據樓鑰志業稱其搜抉無遺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薈萃其間襄錄當代諸儒之說尤爲特多。後之攷宋學者固可於數書而觀其匯也。而魏了翁九經要義取諸經注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每條之前各爲標題系以先後次第此其意亦在存古。然前主於博此主於約。體例蓋迥殊焉。又如陳祥道之禮書貫通經傳縷析條分前說後圖考訂詳悉則後世攷通禮者之所自出也。王應麟之三家詩考周易鄭康成注則後世輯佚書者之所取法也。賈昌朝之羣經音辨。其書凡分五門一曰辨字同音異二曰辨字音清濁三曰辨彼此異音四曰辨絲牽繩字音疑渾五曰辨字訓得失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贊孝經論語爾雅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則錢大昕所謂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音戾於古者多此書亦中流之一壺也。然則宋之經學固極駁雜之觀而亦盡品彙之盛矣。

宋儒治經。不惟喜新好奇爲異於前也。尙有二事頗足以啓後人之議。其一曰疑經。其二曰改經。疑經

者。如歐陽修不信河圖洛書。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修撰易童子問陸希聲亦深病爻辭之

不類。輒欲去取。趙汝楳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疑爲門人所記。非夫子

之書。此疑易者也。吳棫漸覺古文尙書之僞。棫撰書碑傳朱子疑之益甚。至趙汝談併今文而疑之。於伏生

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觚排。汝談撰南塘書說又張子嘗謂金滕文不可信是亦疑今文者此疑書者也。歐陽修謂詩序非子夏之作。

又謂各詩所繫類例不一。未可盡從。蘇轍謂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

之所集錄。楊簡亦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鄭樵朱子王質并攻小序。程大昌不

惟辨大小序。又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國風之名。出于左荀。幽詩非七月。大昌撰詩論此疑詩者也。劉敞疑

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有倒句。趙汝

談謂周禮爲傅會女主之書。歐陽修蘇轍胡宏亦並疑周官此疑禮者也。而李觀司馬光晁說之竝孟子而疑焉。改經

者。如馮椅厚齋易學。改象曰象曰爲贊。以繫辭之卦卽爲象。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象曰象曰乃孔

子釋象象。又改繫辭傳上下爲說卦上中。此本于吳仁傑李過西谿易說。於乾卦象辭下便撥入象傳。象傳內

便撥入文言。釋象處繼以大象。又分爻辭附於小象。又附入文言。趙汝楫周易輯聞以大象移于卦畫

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又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使經傳混淆。茫然莫辨。

此改易者也。程子亦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于天。數五地數五。一節之上。後世讀本從之。龔鼎臣改定洪範。見所作東原錄。劉敞改定武成。見七經小傳。

王柏書疑。動以脫簡爲辭。併舜典于堯典。刪除姚方輿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皐陶謨。以大禹謨皐

陶謨爲夏書。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于德弗嗣之下。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

教在寬之下。至于堯典皐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脫

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此改書者也。東坡亦改書洪範王省惟歲一節于五曰曆數之下。又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于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

上。蘇轍詩集傳。小序僅存發端一言。餘文悉從刪汰。鄭樵詩傳及詩辨妄。盡削去小序而以己意爲之

序。見直齋書錄解題。陳鵬飛詩解。去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見書錄解題。王柏詩疑。以行露首章爲

亂入。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妄補。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又刪召南刪野有擗

風。刪靜鄘風。刪桑衛風。刪氓王風。刪大車丘刪鄭風。刪將仲子邶刪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刪秦風

女刪齊風。刪東方唐風。刪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粉刪東門之刪都刪三十餘篇。又謂小雅中凡

雜以怨誹之語者。宜歸之王風。又謂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篇名亦欲易之。此改詩者也。劉敞謂周禮誅以馭其過。過當作禍。士田賈田。士當作工。九筮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狸首爲節。狸首當作鵲巢。俞廷椿周禮復古編。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厥後邱葵吳澄皆襲此說。于是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復出當省并之。二程則更定禮記大學篇。朱子又分爲經傳。此改禮者也。劉敞春秋傳。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失真。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討賊則免。而仍此改春秋者也。而程子於論語。改鄉黨必有寢衣一節。朱子於孝經。取古文孝經分爲以孔子曰冠之。於齋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於孝經。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亦有所改焉。夫自秦火而後。經有殘脫。本是事實。史漢所言。昭昭可考。故劉敞苟悅。皆有不全之歎。必謂經無可疑。未免失之過拘。惟當疑而不改。付諸蓋闕。或如漢儒作注。遇有可疑者。但存其說於注下。而不更易正文。以俟學者之心通其意。則自無誣古之嫌。宋儒不此之效。往往喜奮私意。矜爲創獲。輕肆剪伐。盡變面目。至王魯齋輩而已極。劉師培曰。自宋儒以臆說改經。而流俗昏迷。不知經之舊。可謂肆無忌憚者矣。縱極補綴之工。其能免割裂之誚乎。

## 第十一篇 元明之經學

宋學集大成於朱子。自寶慶而後。朱學盛行。凡治經者。莫不崇尚朱說。惟其時宋室偏安。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朱學所漸。止於南土。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也。及元兵下江漢。姚樞奉命即軍中求儒士。得趙復以歸。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元世祖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請復講授其中。復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腐私淑之志。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趙復始也。見元史儒學傳宋室既亡。南中士大夫張頴從王柏受業金履祥事同郡王伯從登何基之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胡一桂一桂之學出于其父方平。方平及從沈貴寶董夢程學。董沈又受朱子之學於黃榦胡炳文陳櫟之流。咸得朱子之傳。相與教授講習。史稱頽儼然朱氏之尸祝。謙爲朱氏之世適。一桂得朱氏源委之正。櫟刊去諸儒之

說有畔于朱氏者。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炳文辨正與朱氏牴牾者。於是朱子未盡之蘊因之而發。凡此諸儒。雖多屏跡不仕。新朝竝重其學。禮而褒之。是故宋元之交。朱學幾如日中天。亦猶鄭學之於漢魏間也。皮錫瑞經學歷史云。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子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而集大成。子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其後許衡爲元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事雖未及行。而衡于經學既表章朱子。朱學因之益尊。虞集謂許文正公一倡。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蘇天爵亦曰。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殆謂是也。至仁宗延祐間。始定科舉條制。乃采前議。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其經之所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并用。朱氏章句集註。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見元史選舉志。邱葵稱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當時蓋以四書亦爲一經也。觀諸經所主。顯爲側重朱學。春秋禮記朱子無所作。故不獲採用耳。然易書詩春秋猶與古註疏相參。是元人尙不廢漢唐之學。且禮記專用古註疏。又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此則論元學者不可不知。



元代舉業雖兼用古註疏。但元儒解經。則仍不能出朱子之範。如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以朱子本

文集語錄之及于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易學啟蒙翼傳。以朱子啓蒙爲宗主。於

文周易本義通釋。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而與本義異者亦頗有之。此皆墨

守朱子之易者也。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用注疏本節錄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之說。益以語錄

夫周易集傳。根據程朱者多。反覆推闡。頗能抒所心得。梁寅周易參義。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象。因融會參酌。則兼採程

朱而略抒己見者也。陳樾尚書集傳纂疏。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董鼎尚書輯錄纂注。以蔡沈

宗而集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陳師凱書蔡傳旁通。是書于名物度數蔡傳所

之輯錄。又探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于末。謂之纂注。此皆墨守蔡沈之書者也。許謙讀書叢說。雖博

稱析其端委。其蔡傳歧誤之處。則不復糾正。朱祖義尚書句解。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此皆墨守蔡沈之書者也。許謙讀書叢說。雖博

考典制。不與蔡傳苟同。亦不能盡攻蔡傳之失。蔡傳本出朱子指授。則亦無異朱子之書矣。劉瑾詩傳

通釋。大旨在于發明朱子集傳。梁益詩傳旁通。凡朱子集傳所引故實。一朱公遷詩經疏義。爲發明朱

作。如注有疏。劉玉汝詩續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梁寅詩演義。推演朱子詩傳之

故曰疏義。劉玉汝詩續緒。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梁寅詩演義。故以演義爲名。此皆

名固亦依朱書以爲說者矣。又如陳樸禮記集義詳解。書雖不傳。據其自序。則因習朱子大學中庸。有所聞。卽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乃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王元杰春秋讞義。雖兼採程子朱子胡安國三家。而全書之內。獨於朱子無一異辭。則又禮記春秋之朱學也。至于四書。乃宋儒道學之所寄。自朱子作章句或問集注後。黃榦真德秀祝洙蔡模趙順孫吳眞子諸人。皆踵而釋之。疏之。顧炎武日知錄曰。黃氏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元儒趙惠遂有四書箋義纂要。劉因遂有四書集義精要。陳樸作四書發明。胡炳文作四書通而樸之門人倪士毅。又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斯更朱子一家之學矣。惟有黃澤吳澄。所資較博。不爲朱學所囿。澤好覃思。於易以明象爲先。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懼學者得于創聞。不復致思。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其辨釋諸經。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則有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書之多失傳也。澄於當時號大儒。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諸經皆有

述作。有易纂言書纂言儀禮逸經傳禮記纂言春秋纂言。易則援引古義。具有源流。書則專釋今文。亦尚有合于古儀禮禮記則始終先後條理殊爲密察。春秋則采摭諸家傳注。間以己意論斷之。今諸書皆存。信能自成一家言者。惟於經文率皆有所點竄。頗蹈宋季陋習。而禮記以意改併。跡尤近于刪述。故或以僭聖譏之。此則爲可議耳。他若王申子大易緝說。雖於陳邵程朱之說。一概辨其有誤。而不能不取于周子。王天與尙書纂傳。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不能不斷于朱真。大旨以朱子爲宗。而以真德秀說爲羽翼。其注疏或刪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則以胡傳與三傳竝列。爲胡傳日尊之漸。而所定十六例。又悉宗程子。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則兼孫復劉敞葉夢得三派之法。孫氏一派棄傳而不駁。傳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葉氏一派而變本加厲。趙汭春秋屬辭春秋左氏傳補注。則既宗杜預。而復本於陳傅良。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則又專疏胡傳之所出。而裨其疑闕。凡此諸家。有醇有駁。雖不與墨守同科。其爲宋學則一耳。而陳澧禮記集說。淺顯簡便。又籍考亭之餘蔭。得以行于後世者也。四庫全書提要曰。澧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婿。澧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獨有敖繼公儀禮集說。雖似與康成立異。然于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其所不取。猶有先儒謹嚴之遺。緒寅亮曰。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曾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

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彀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說其義，不幾于無所忌憚乎？按此言固中散書之失。然儀禮自宋以還，治之者少。陳應潤周易爻變義蘊，能毅然破陳搏之學，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故散書在元代猶爲可取。陳應潤周易爻變義蘊，能毅然破陳搏之學，因古占法而推原其變通之意。在元儒易解中，亦翹然自異者已。由上觀之，元人經學，可見其概。程敏政有言：宋末元盛之時，學者于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梵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腳，抑又倍之，相茲立名，則其依人成學，鮮所心得，不待讀其書而固可知也。

明初官學，略承元舊，而稍有增益。觀洪武間所定舉式四書主朱子章句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

主蔡沈傳夏僎詳解。案太祖嘗親諭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學士劉三吾等作書傳詩主朱子集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故洪武中尙不專以蔡傳爲主。

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傳張洽集注，禮記主陳澹集說，其古注疏亦兼用之。見明史選舉志

及楊慎丹鉛總錄。此鄭曉今言所謂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也。逮永樂十二年，勅胡廣楊榮金幼

孜等修五經四書大全。同時預纂修者尙有葉時中等三十九人。乃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周易大全，則取材

于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董真卿之周易會通，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

釋書傳大全。則大旨本于陳樸之尙書集傳纂疏。陳師凱之書蔡傳旁通。詩經大全。則全襲劉瑾之詩傳通釋。而微變其例。春秋大全。則全襲汪克寬之胡傳纂疏。而稍去其冗。禮記大全。則以陳澧注爲宗。探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以足之。陸元輔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四書大全。則剽剟倪士毅之四書輯釋。特小有增刪。以上並見朱鶴尊經義攷顧炎武日知錄及四庫提要自是而後。經義試士。奉此爲則。不惟古注疏盡廢。卽宋儒之書。學者亦不必腐目矣。吳任臣謂大全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修。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顧炎武亦曰。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鑿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于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旣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又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蓋皆深見大全之陋。而慨乎其言之也。夫明修大全。與唐修正義。其爲官學同也。然正義所據者。皆漢魏六朝之遺。且歷時十餘年。修改兩次。而後頒行。綜其事者。又爲經術湛深之大儒。故其書不徒該洽可觀。抑亦淵源有自。然以頗雜識緯。歐陽修猶有不正之譏。大全所據者。乃僅元人之遺耳。其去正義所據。已不可以道里計。四庫提要元人篇

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嗜難，以後著儒宿，而不及一年，書即告成。據明成祖實錄，胡廣等學略已喪亡，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而不及一年，書即告成。據明成祖實錄，胡廣等一月甲寅，至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全皆成。廣等以進，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彝尊亦上覽而嘉之，親造序於卷首，御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無暇甄擇，自亦勢所必至。宜朱彝尊亦有大全乃至不全之譏也。論者謂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每況愈下，非無故矣。

明自永樂後，以大全取士，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策府。其上者復高談性命，蹈于空疏，儒林之名，遂爲空疏藏拙之地。故明史儒林傳序曰：有明諸儒，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黃宗羲亦曰：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觀，但從事于游談。阮元亦曰：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蓋科舉盛而儒術衰，理學昌而經學微，亦其勢然也。今略就其可攷者述之。明人於易言數者，入道家，而不出陳邵言理者，近釋氏，而不越程朱。其有覺宋易不合去而爲漢易者，則有熊過之周易象旨決錄。其說以象爲主，雖未能全復漢學。陳士元之易象鉤解，其說以京房之學，授受有自，疑爲太卜所藏，又謂易以下筮，而胡居仁易象鈔，其簡明確切，不涉錢一本像象管見。是書不取京焦管郭之說，亦不取陳搏李之才之支離元渺之談。錢一本像象管見，義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吳桂森周易像象述，桂森從錢一本學易，此書即本師說而推闡之。魏溶易義古象通，大旨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

易義言即象以通義也。

朱謀埠周易象通

大旨欲稽還古義不用陳搏先天圖亦不用周子太極圖惟多出臆見未爲定論。

亦皆以象爲主。於是於數理外

專言象者。又自爲一派。卽來知德周易集注。當時推爲絕學者。雖不以象名。實亦取繫辭中錯綜其數

以論易象也。他若陳祖念之易用。

其書不載經文。但于每卦詳論其義。繫辭諸傳則各標章目而詮釋之。務以切于人事爲主。故名曰用。

張次仲周易玩

辭困學記。

其書不侈談象數。亦不信讖緯之說。惟於語言文字間求其諦當。有益身心者。大旨切於人事。

又欲舍象數而專主辭。此雖似宗義理。要亦

與談空理者稍別矣。明人於書。李維楨謂今之解書者。有古義有時義。高皇帝御注洪範。命劉三吾等

爲書傳會選。後有直指輯注會通纂義疏意書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

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皆便科舉之文。

是爲時義。案此言足括有明一代之書學。其與蔡氏異者。惟袁仁尙書砭蔡編。

是編專糾蔡傳之誤。

馬明衡尙書

疑義。自序謂蔡傳未必盡得其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

陳泰尙書注考。

其書皆考訂蔡傳之譌。

然皆從蔡傳中條摘。不能自成

家也。若梅鷺尙書考異尙書譜。辨正古文之僞。

考異引據精核。謂則頗傷詆肆。

陳第尙書疏衍。又篤信古文。力排梅氏。

自序稱少受尙書。讀經不讀傳。注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于深思者附著之。

兩家立說雖不同。但旣非蔡學。又與李氏所謂

古義者殊。則信能別樹矣。明人於詩。莫不推衍朱子。或申或補。罔或違之。其有主毛序抑朱傳者。則有

袁仁毛詩或問。詆朱子解詩如盲人捫象。大旨主於伸小序。呂柟毛詩說序。每章標舉大意主而朱謀璋詩故確宗漢訓。其於疏通毛義而止。

以小序首句爲主。而參用舊說。以考證之多。以漢學爲主。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旁摭史傳。其書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說。故名世本古義。引援賅洽。考證詳明。非宋以來諸儒所及。

季本詩說解頤。不襲前人。大抵多出新意。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李先芳讀詩私記。折衷衆說。大抵多從

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陳第毛詩古音考。發明古音之例。大旨謂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

亦異乎朱傳者也。明人於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好爲議論者。益持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尤失

筆削之微旨。其明攻胡氏者。惟有張以寧胡傳辨疑。春王正月考。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

博今辨疑。已佚。惟春王正月考。存其書。徵引陸彛胡氏傳辨疑。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于過求。詞不厭五經。參以史漢。決數百載之疑案。頗具卓識。

大旨主於信。袁仁胡傳考誤。自序謂安國之傳。承君命而作。志在匡時。多經而不信例。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楊子庭春秋質疑。其書以胡

諱抑損。不無附會。又於左氏公穀。或採而湛若水春秋正傳。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

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熊過春秋明志錄。其書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左氏高拱春秋正旨。大旨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公羊穀梁及胡安國俱有所糾正。

以來說春秋者。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王介之春秋四傳質。其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則又并他家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

而攻之。餘如王樵春秋輯傳之主朱子。附以論斷。大旨醇正。高攀龍春秋孔義之宗仲尼。其意主于



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馮時可左氏釋之發明本傳訓詁。其書問有臆斷而精核者多亦趨沅補註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也。馮時可亦自爲一家者也。至於三禮本徵實之學漢唐注疏無以上之。然周禮自宋王荊公作新義學者

多推尋於文句之間。由考證漸變爲論辨。且自朱申以後苟趣簡易以敍官爲無用而刪之。經遂有目無綱。自俞廷椿邱葵以後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逐頽波。破碎支離。益

非其舊。若何喬新陳鳳梧舒芬諸人率各以己意更定。王應電作周禮傳詁圖說翼傳。自謂覃研十數載。因顯探微。因細釋大。非諸儒之周禮。然仍不免有所割裂。其傳詁雖略于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柯尙遷周禮全經釋

原亦然。其書訓詁經義尙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唐順之姜寶皆有取焉惟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其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謂之翼。故恪遵古本耳。儀禮至明亦成絕學。張鳳翔禮經集註。主朱子儀禮爲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爲主間出新義。多所未

允。朱朝瑛讀儀禮略記。於經文不全錄所采多教繼公郝敬之說取材頗儉。益無以立也。禮記則有徐師曾禮記集注。於鄭疏問能體會然嘗斥經文者不一而足以陳澧集說爲未得經義。故別採先儒舊說以爲之。但於三禮未能融合。僅隨文

生義。說亦多誤。黃道周禮記解五篇。月令明義表記集傳坊記集傳緇衣集傳儒行集傳凡五篇皆官少詹事時所注以進于上者其意主於格正君心。又不能盡以章句訓詁繩之矣。凡茲所舉皆明儒經學之較可稱者。然固不可於舉業中求之也。說

者謂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應分爲兩事。理或然歟。若夫郝敬解經。好馮私意。

敬所著有周易正解尚書辨解毛詩原解

春秋直解周禮完解儀禮節書。豐坊作僞。妄託世學。坊所造有古易世學春秋世學魯詩學子貢詩傳申

其大學詩傳詩說三書以篆籀寫之一時頗爲所惑。一務求勝於古人。一欲售欺於後世。斯則說雖富。術雖工。更無當已。

## 第十二篇 清之經學

有清一代論者號爲經學復興。以爲承元明積衰之後。而能轢宋超唐以上。躋兩漢之盛也。然考之清  
通典。順治二年所定試士之例。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傳。詩主朱子集傳。書主蔡傳。春秋主胡  
傳。禮記主陳氏集說。此視元明初之兼用古注疏者。尙有間。蓋雖不用大全。而實襲大全所本之陋也。  
逮於康熙。嘯亭雜錄禮親王昭捷撰稱仁皇夙好程朱。嘗出禮學真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  
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故當時宋學昌明。據此知清之初葉。皆重宋儒之學。觀其時御纂周易  
折中。康熙五十四年敕撰雖不全用程傳及朱子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敕撰雍  
正八年告成雖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康熙六十年敕撰雍正五年告成雖不全用朱傳。而仍  
以朱傳居先。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康熙三十八年敕撰雖于胡傳多所駁正。刊除。而仍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  
至乾隆四年。定各省拔貢生應試經解例。學政考試拔貢。將御纂諸經中。摘取先儒異同之說。令其條

分縷晰詳對。見清通攷此所謂御纂諸經。卽指康熙時之所撰也。惟嘯亭雜錄又稱純皇初卽位時。一時儒

雅之臣。皆帖括之士。有罕通經學者。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醇疵。清通攷曰

乾隆十四年奉諭旨。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崇尙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今海

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屹屹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

經術士也。內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

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至十六年。大學士九卿等保舉經學人員。又

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而漢學始大著。則知乾隆之世。漸不局於宋學。故其時御纂周易述義。於

宋易漢易酌取其平。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以上兩經皆乾隆二十年敕撰欽定三禮義疏。乾隆

十三年。周官雖采摭羣言。儀禮雖多宗敖說。而鄭注兼用。禮記則更博采漢唐遺文。而於陳澹集說。僅

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與易詩書三經異例。御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年敕撰則并明揭胡傳之

傳會臆斷於序文之中。是故七經雖同爲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後又稍有殊。但大體不相遠耳。要之此

等官學。撫拾固勤。理解終少。名爲折中。實持兩可。餘杭章君曰。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經。辭義往

往鄙倍。雖蔡沈陳澹爲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擬古義

又樵鈍弗能理解。譬如薰蕕雜糅。徒觀其污點耳。

以較明之大全。誠爲過之。尙未能望唐之正義也。所謂經學復興。當不在是。

清世經學之盛。蓋在私學。先是明季遺儒。越在草莽。懲空談心性之足以亡國。思以徵實之學挽末俗。

雖無救於宗邦之淪。實開清學風氣之始。而其聞望最隆者。北則推容城孫奇逢。暨屋李顥。博野顏元。南則推餘姚黃宗羲。崑山顧炎武。衡陽王夫之。孫李猶純爲理學。於經學無與。顏氏所謂欲上追周官。保氏六藝之教者。然其所得於經者。仍甚疏也。惟黃顧王三氏。始合經學理學爲一。而啟漢宋兼采之派。黃氏嘗謂學者必先窮經。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其教人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所著有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禮記深衣考。春秋日食曆。持論皆有依據。而能正前人之謬。顧氏則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雖據鞍亦必默誦諸經注疏。所著有左傳杜解。補正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尤精韻學。撰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韻由是始明。王氏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著述更富。於易則有稗疏。內傳外傳。大象解。攷異。於書則有稗疏。引義。於詩則有稗疏。廣傳。攷異。叶韻辨。於禮則有禮記章句。於春秋則有稗疏。家說。世論。續左氏傳。博議。於四書則有稗疏。攷異。訓義。讀大全說。其說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駁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大都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不爲臆斷。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輻輳。其說禮通其異以會其同。辨其顯以達其微。於先王窮理盡性修己治人之道。尤爲曲盡。其說春秋考證地理。多可以糾杜注之失。鄧顯鶴謂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信不虛也。曾國藩船山遺書序亦云。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攷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惟王氏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故其書久而始章。黃氏則嘗設講經會。浙東西學者多往歸之。顧氏雖以聚徒講學爲非。然足蹟徧南北。聲氣益復旁達。是故三儒之學。其影響於清初經學者。顧爲最。黃次之。王則甚微。繼是而作。如萬斯大。閻若璩。胡渭。張爾岐。朱鶴齡。陳啟源之流。其學皆漢宋雜治。莫不與顧黃相涉。斯大本從宗義游。尤精春秋三禮。著有學春秋隨筆。學禮質疑儀禮商禮記偶箋。周官辨非。於春秋有專傳論世屬詞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其根柢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後空談書法者殊。若璩長於考證。於顧黃之書皆加指摘。然實嘗問業於宗義。宗義授書隨筆即答若璩之問者。或謂亦執贊炎武之門。顧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閩若璩名。所著有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釋地而外。彙及人名物類。

訓詁毛朱詩說其說詩亦以王柏詩疑喪服翼注而疏證一書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使古文

之僞大白於世其績更偉渭精輿地之學所作禹貢錐指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

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最有名又撰易圖明辨專爲辨定圖書而作於河圖洛書五行九宮

者數十家精覈典贖此爲之冠

數鈞隱圖啓蒙圖書先天後天卦變象數流弊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論者謂視錐指尤爲有

功經學他著尚有洪範正論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大學翼真大旨以朱子爲主僅謂格致一章

論一軌于正漢儒傳會之談然其易學亦有本於宗羲之說爾歧著易周說略此書專發明朱詩說略

夏小正傳注而尤覃心儀禮爲儀禮鄭注句讀以鄭康成注文古質買公彥釋義受衍學者不能尋其

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炎武讀而善之稱其根本先儒立言簡當書實可傳因爲之序鶴齡初本爲文

章之學及與炎武友勗以本原乃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理學著易廣義略以易理至宋儒已

輒占法皆言象也本義精向書碑傳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詩經通義參考諸家之說疏通序義春秋集

說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讀左日鈔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復以林禹貢長箋作於胡

古編。其證釋經旨一準毛傳而鄭箋佐之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惟顧參佛學鶴齡從而采焉。凡此諸人雖未可概語于精博。

竝清初經學之選也。皮錫瑞謂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

爲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斯言可謂允矣。江藩作國朝漢學

師承記乃登閻胡張于卷首而附黃顧於册末謂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多

騎牆之見依違之言非真知灼見者餘雖以詩許陳啟源以禮許萬斯大以春秋左傳許朱鶴齡然俱

以微疵削其名氏。見所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夫黃顧艱貞自守本不欲儕于清儒詭彈之以全其志宜也。彼閻胡

張者率誦法朱子又何嘗以漢學專門自名哉。其時不染宋學者則有臧琳毛奇齡琳著尙書集解經

義雜記閻若璩以深明兩漢之學稱之。錢大昕校定其書亦云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輕詆前哲真務實而不逐名者奇齡易書詩禮春秋

皆有所撰。著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易韻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古文尙書

冤詞毛詩寫官記詩劄國風篇白蠶玉容說詩傳詩說駁議春秋毛氏傳春秋簡書

刊誤春秋屬辭比事記昏喪祭禮宗法廟制郊社禘祫明又作經問於顧閻胡三君咸指明攻駁大抵

他人所已言必力反之以求勝其性則然江記於毛氏亦屏不錄臧氏但附見而已亦少隘矣。又若俞

汝言著春秋平義四傳糾正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之于春秋王文清著周禮會要儀禮分節句任啟運著禮經蔡德晉



著禮經禮傳之於禮。徐文靖著周易本義及通禮拾遺。吳鼎著易象集說。之於易。茲則雖時有善言。而頗撓俗說。凌雜無序。不足論也。

治經確守漢師家法。不入元明人譚言者。實始於乾隆時。分棚樹幟。則有東吳皖南兩派。吳學惠棟主

之。皖學戴震主之。惠氏三世傳經。棟上承其祖周惕。著有易傳詩說三禮問春秋問。父子奇。著有易說春秋說禮記說大學說。之學。於

諸經熟洽貫串。撰古文尙書考春秋左傳補注。尤邃於易。撰易漢學易例周易述。論者謂漢學之絕者

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禘說。其九經古義。則討論

古音古字。所以博異聞正俗學也。錢大昕謂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

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惟王引之頗譏惠氏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

從之。大都不論是非。蓋惠氏意在扶植微學。故以掇拾爲主。不復加以裁斷也。同時與棟友善者有沈

彤。羣經皆有撰述。於禮更精。而王鳴盛錢大昕王昶亦皆與棟相接。鳴盛治尙書周禮。昶治易。大昕博

綜羣籍。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二王及錢兼治史乘金石之學。錢尤深于音韻曆算。皆非專門經學家。棟弟子著者。則有江聲余蕭客。

聲讀棟古文尙書考及閻氏古文疏證。有會於心。所作集注音疏。能補二君之所未及。蕭客輯古經解

鈞沈。凡唐以前舊說。自諸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片語單詞。悉著其目。有網羅放失之功。江聲之友。有褚寅亮。早歲爲公羊何休之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江藩則受業蕭客。又從聲受惠氏。易。續惠氏未竟之緒。藩籍甘泉。於是惠學稍被江北。鍾懷李宗泗徐復輩。均聞風興起。雖學無可觀。亦吳派之支流也。戴震生休寧。其學出於婺源江永。永深思獨造。長于比勘。于聲律音韻曆數典禮之學。咸觀其會通。其經學著述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音深衣考說禮經綱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四書典林。震稱其學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儔匹。從游者

十餘。惟震能得其全。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

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爲基。以同條共貫爲緯。

劉師培曰。戴氏論曆算則淹貫中西。論音韻則精窮聲紐。論地輿則考訂山川。咸爲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

復能提要鉤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凡古義之鈞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閑。使卮言日絕。且辨章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會通古說。匡違補缺。則異于拘墟。辨名析詞。以參爲驗。則殊于模稜。實事求是。以適用爲歸。則異于迂闊。而說經之書。簡直明顯。尤近漢儒。所著有毛鄭詩考。正詩經。二南補注。

尙書義考儀禮考。正考工記圖春秋卽位改元考。大學中庸補注。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經說。其

他小學曆算輿地之作尙多。汪中謂國朝古學之興。顧炎武開其端。及震而集其大成。云震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稍後有凌廷堪及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瑛培輩也。竝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工藝。穀

食之學。震自言遜其精密。及震北游京師。學乃遠被。傳形聲訓詁之學者。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典章制度之學者。有興化任大椿。而念孫子引之。及同里李惇。劉臺。拱朱彬。大椿同里顧九苞。及子鳳毛。竝聞其學。甘泉焦循。少從鳳毛游。又與凌廷堪友善。最精易數。儀徵阮元。則嘗從凌氏問故。與焦氏相切磋。而友于任氏王氏者也。而黃承吉。凌曙。劉寶楠。劉文淇。亦以次起。故戴學之傳。以揚州爲最盛。時句容陳立。丹徒柳興恩。旌德姚配中。竝厲揚州。立受學凌曙。治公羊。興恩攻穀梁。配中通漢易。均互相觀摩。講習。段玉裁既傳戴學。其門下知名者。則有長洲陳奂。元和朱駿聲。奂精毛詩。駿聲精說文。其婿仁和龔麗正。獨精春秋外傳。他若河間紀昀。餘姚盧文弨。邵晉涵。並震同志之友。從而問業。曲阜孔廣森。則以姻婭執弟子之禮。廣森以公羊名。晉涵以爾雅著。棲霞郝懿行。亦治爾雅。則又出阮氏之門。而嘗就正於王念孫。而偃師武億。爲河南經生冠。常從大興二朱<sup>筠</sup>諸客游。二朱固亦折節交震。以汲引漢學之士爲己任者。厥後阮元持節浙粵。樹之風聲。而臨海金鶚。以禮。番禺侯康。以穀梁。林伯桐。以毛詩。復皆有聞。蓋戴學所被。不徒由皖而蘇而浙。且及於齊魯燕豫嶺海之間矣。江藩漢學師承記。謂戴震亦嘗執經問難於惠棟。是吳皖兩派。本同出一源。乃惠學轉不逮戴學之盛者。則以惠學好博。

而尊聞信古過篤。戴學綜形名。條理密瑩。能斷以己之律令也。至若文士說經。如汪中孫星衍洪亮吉

張惠言之流。則又大抵迴翔兩派之間。左右采獲。而多與惠學爲近。餘杭章君曰。太湖之濱。蘇常松江太倉諸邑。其民佚澆。自晚明以來。

憲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繙覽而無紀綱。其流徧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尙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遠。言

直數而無溫藉。不便文士。故諸爲饜辭者。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化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故知自乾隆以訖嘉道。言經學

者莫能外漢學。言漢學者莫能外吳皖兩派焉。其時欲摧漢學之壘。援宋學以自壯者。則爲桐城派。始

於方苞姚範。而以姚鼐爲大師。苞亦頗言三禮。範校覈羣籍。尙不惑于空談。鼐則初欲從戴震學。爲震

所謝。始持論詆漢學爲破碎。至方東樹作漢學商兌。漢宋之爭乃如水火。然鼐之甥馬宗槌及子瑞辰。

猶從戴氏弟子游。自餘衍桐城之派者。但以古文義法相高。於經學仍不能損漢學之豪末也。然惠戴

末流之弊。英華旣竭。枝葉是窮。義鮮宗極。語乏歸宿。誠有如焦循所譏爲拾骨學本子學者。理堂家訓。以據拾之

學爲拾骨學。以校勘之。學爲本子學。非斥甚力。於是常州今文之學。乃乘之而起。初武進莊存與博通六藝。而善於別擇。諸經

皆有撰述。尤喜公羊家言。爲春秋正辭。然猶雜治古文。撰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不執守今文之說。其從子述祖亦

徧治羣經。撰夏小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篇。發明夏時歸藏之義。謂說文始一終亥。卽古之歸藏。爲六

書條例所由出。復引古籀遺文。分別部居。以瑰璋蔓衍炫俗。故常州學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自莊氏始。述祖之甥有武進劉逢祿。長洲宋翔鳳。皆傳其學。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解詁箋答難。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復作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議禮決獄。皆比傅公羊之義。又謂虞易精象變而罕大義。撰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毛詩詳故訓而略微言。初治毛詩後治三家馬鄭注書。頗多訛謬。撰尙書古文集解左氏別行。不傳春秋。撰左氏春秋考證論者謂其由董生春秋以闕六藝家法。別作緯略。則稍鄰恢詭。翔鳳之學。略次於劉。述祖有劉甥可師宋甥可友之語而飾說過之。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以公羊義說羣經。以古籀證羣籍。以爲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衆家。自關蹊徑。而精力所貫。尤在論語。撰論語說義論語發微至是今文之學。遂以大明。劉氏弟子有仁和龔自珍。麗正子宋氏弟子有德清戴望。并治公羊。自珍作五經大義終始論。咸通以三世之義。望撰論語注。演劉氏論語述何之微。而仁和邵懿辰。撰尙書通義禮經通論。又以禮經十七篇爲完書。且信東晉古文。逸禮逸書。則指爲劉歆僞造。由是浙中有今文學。邵陽魏源。素善自珍。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謂西漢之學勝于東漢。東漢之學興。而西漢博士之家法亡。大旨與宋氏同。又作董子春

秋發微詩古微書古微。其說詩斥毛傳。宗三家。其說書斥馬鄭。宗史記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湘潭王先生繼之。各經皆有箋注。所著有周易說尚書箋詩經補箋禮經箋禮記箋春秋公羊傳箋周官箋論語訓爾雅集解亦折衷于公羊

之義。自爲眇通。善化皮錫瑞撰經學通論。則以易禮皆孔子作。其箋王制亦謂素王所定。通於春秋。由是湘中有今文學。王氏弟子井研廖平初作今古學攷。謹守漢法。已乃自名其學。頗闕大不經。案廖氏

六變三變以前。尙有指歸。至四五變以禮春秋尙書三經爲人學。以周官王制爲之傳。易詩樂三經爲天學。以靈素山海經莊列楚詞爲之傳。各有皇帝王霸四等。最後得王冰素問讀之。復以五運六氣之

說爲孔門詩易師說。遂據以說詩。而南海康有爲乃竊其緒。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由是蜀中粵

中亦有今文學。別有閩縣陳喬樞承其父壽祺遺訓。治三家詩。今文尙書。撰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今文尙書

經說考歐陽夏侯經說考。謂凡古文易詩書禮論語考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是又爲閩中

之今文學。而江北皖南學者亦見異思遷。如涇包慎言欲以公羊義疏證中庸。謂中庸爲春秋綱領。寶應劉恭冕寶楠子發明公羊新周之義。又刺取公羊解詁引論語者。作何休論語注訓述。蓋自道咸而後。

今文之學日昌。惠戴之緒。或幾乎息矣。獨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猶守高郵王氏之矩矱。詒讓晚頗淫於金文龜甲。而治周官則甚精。樾著羣經平議。雖時以臆見改本經。或失之鑿。其善者固不可易也。然

當今文方張之際，又有調齊漢宋不欲以一端自局者。如山陽丁晏於詩禮皆宗鄭注。撰毛鄭詩釋三禮釋注

易則述程傳。撰周易述傳嘗謂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番

禹陳澧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

儒通義及讀書記。多采鄭玄朱熹遺說。案陳氏之學長于聲律切韻於經術所得甚淺定海黃式三說經亦不拘漢宋。擇是而

從。撰論語後案尙書啓蒙詩叢說詩序說通詩傳彙考其子以周綜治三禮。更謂三代下經學。鄭君朱子爲最。而漢學家破碎大

道。宋學家棄經臆說。不合鄭朱。何論孔孟。因守顧炎武經學卽理學之訓。以追討孔門之博文約禮。茲

數君者。雖不得爲派。觀其勢之所趨。殆將欲復於清初諸故老之所爲。語曰。九變復貫。豈是之謂乎。及

夫學制改。新說滋。羣以經爲無用。方議廢之。則清社未屋而經學已大衰。

清儒說經之書。前世莫與比盛。阮刻皇清經解。王刻續皇清經解。蒐輯略備。後出者或未得入。卷帙多

者容有去取。然已濶乎大觀。可於是而攬其勝也。若夫專門名家者。如惠棟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康成宋

成千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江藩周易述補。續惠氏之書。凌廷堪謂棟猶不免用王弼之說。藩悉無之。方之惠書有過

之無不。則易之新疏也。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泰誓諸篇。逸文按書序錄入。又取說文經子

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釋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已見而爲之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家三科之說一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小夏侯是今文說。一馬融鄭玄雖有異同多。本衛宏買達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其書。則尚書之新疏也。陳奐毛詩傳。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不取趙宋以來諸人注。疏以毛傳一切禮數名物自漢以來無人稱引縉紳不彰乃博徵古書發明其義大抵用西漢以前舊。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學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故。于周禮注說文則詩之新疏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解字多所取說則詩之新疏也。孫詒讓周禮正義。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博采漢唐以來迄乾嘉諸。經儒舊說參互譯證以發鄭注之淵。則周禮之新疏也。胡培翬儀禮正義。約有四例一曰疏經以補注。與釋賈疏之遺缺較舊疏爲淹貫。則周禮之新疏也。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先取賈鄭服三君之注疏通證。曰采他說以附註四則儀禮之新疏也。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勸。家之說以附註四則儀禮之新疏也。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勸。翼者表明之其沿用章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說文所載左氏說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近人釋。左之書有可采者咸與。則左傳之新疏也。陳立公羊義疏。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古義及清代諸儒。登列未始下以己意。則左傳之新疏也。陳立公羊義疏。說公羊者左右采獲擇精語詳長編具乃整。齊排比。則公羊傳之新疏也。劉寶楠論語正義。病皇疏蕪陋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人長義及近。合貫通。則公羊傳之新疏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世諸家仿焦循孟子正義例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未卒業。則論語之新疏也。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專主鄭注爲之疏通證明雖多持緯絕之說然。其子恭冕續成。則論語之新疏也。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專主鄭注爲之疏通證明雖多持緯絕之說然。則孝經之新疏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以郭璞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郝懿行爾雅義疏。于古訓同異。



詩加辨論疏通證明論。則爾雅之新疏也。焦循孟子正義。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義文周孔之旨者。莫者謂所造較晉涵爲深。爲疏踳駁。未能發明。因爲正義。又謂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則孟子之新疏也。諸此新疏。惟周易所主不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諸家之說。而下以己意。朱彬禮記訓纂。凡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弟子之間答。以禮記訓義擇言。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治穀梁者。如鍾文蒸穀梁經傳補注。網羅衆說。折衷一是。之涉是書者。一以注疏爲主。擷其精要。緯以治穀梁者。如鍾文蒸穀梁經傳補注。網羅衆說。折衷一是。古今諸說。其附以己意者。亦皆援據精確。子梅籛之辨偽書。陳第之談。許桂林穀梁傳時日月書法釋例。有引公羊而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古韻略引其緒。以待後賢。柳與恩穀梁春秋大義述。以六藝論云。穀梁子善子經。遂專從善經入手。而善經則以屬辭比事爲據。述古訓第四。師說第五。經師第六。侯康穀梁禮證。以穀梁證三禮。因公羊雜出衆師。時多長編第七。陳澧見其書。歎爲精博。馬宗強有穀梁傳疏證。邵晉涵其爲諸新疏所取具大體。或義不師古。或專明一端。故此二經無新疏。馮國璋有穀梁傳疏證。邵晉涵其爲諸新疏所取資者。書則有王鳴盛之尙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王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誓非僞。故附書今文。太誓一篇。存段玉裁之古文尙書撰異。廣蒐補闕。正晉唐之駁文。周禮則有惠士奇之禮說。疏通古音古字。俱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子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左傳則有惠棟之左傳補注。禮說。疏以參攷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觀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

自序謂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于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公羊傳則有劉逢祿之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釋例之作尋其條貫正其凌略之公羊禮疏以春秋之義存於公羊又以宋元以來學者空言無統紀又析其疑滯爲箋

疏爲禮包慎言之公羊歷譜而姚配中周易姚氏學以鄭爲主而參以漢魏經師劉逢祿書序述聞尙書

今古文集解大旨主於馬鄭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三家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

承琪毛詩後箋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諸儒之說及近人爲詩學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而其最精者能于毛

傳本文前後會其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此則雖不純爲疏體而精深博大或高出新疏上矣他如張古書中反復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

惠言周易虞氏義信其亡闕庶以探蹟索隱存一家之學阮元稱爲孤經絕學孔廣森公羊通義凡諸

善有可通于公羊者著錄之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阮氏亦謂讀其書始知聖志之所在焦循易通釋善而從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

不拘守漢魏各師法取諸卦爻中文字聲類相比者王引之以爲精銳鑿破混沌褚寅亮周禮公羊異通以六書九數之義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

義因何劭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世稱絕業李貽德春秋左氏解賈服注輯述義有未安者亦加駁難之制與周禮不同故爲此書

或謂雖使冲遠復生終未敢專樹征南之幟而盡棄舊義陳喬樞今文尙書經說考謂二十九篇今文

今文可考遂莫曾國藩以爲可傳黃式三論語後案廣收衆說附以己意見者以爲漢宋持平之著可

能盡通其義

垂國胄皆足采也。至於博綜典禮，則有金榜禮箋。專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故鄭義

禮說，發明三禮，不拘墨守。江永禮經綱目，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古凶軍實，嘉五禮舊次，引據諸

廷堪禮經釋例，區爲八例，以明異同。曰通例，曰飲食例，曰賓客，黃以周禮書通故，自序稱高密箋詩而

異先鄭識，已精通乎六藝，學不專守于一家，是書之作，竊取茲而秦薰田五禮通攷，所徵引尤富，蓋欲

意論者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足以窺見先王制作之堂奧。而秦薰田五禮通攷，所徵引尤富，蓋欲

自比於通典也。審訂音讀，則有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以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

者，易其字也。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陳壽祺漢讀舉例，在左海經辨，辨正文字，則有胡承

琪儀禮古今文疏義，以鄭君注儀禮參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卽用其借字者，

關於經實，駁遂取注中疊出之字，并讀如讀爲各條。宋世榮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熟

辨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旁采，疏通而證明之。宋世榮周禮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熟

借聲假呂飛鵬周禮古今文義說，自謂取鄭氏之學，證鄭氏之注，則辭易瞭然，卽彼此互歧前後錯出

以推廣鄭義，校讐異同，則有盧文弨羣書拾補中之經部數種，文昭校書甚多，擇其最切要者，件別錄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取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于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而李富

孫七經異文釋，就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元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正其譌謬，辨其得

府稱其詳核與博爲凡字有古今音近通假或沿訛襲謬者悉據古誼而疏證之則又欲兼審訂辨證訪異義者集其大成

校讐三者之業焉十三經外尚有尙書大傳逸周書大戴禮記國語爲唐宋以來經生所不甚理者至

是亦有治之者如陳壽祺尙書大傳箋謂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闕指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故爲之箋

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以逸周書孔晁注疏略乃集諸家之說正其訓詁詳其名物爲校釋直稱周書不言逸亦不言汲冢書者復漢志之舊題也孔廣森大戴禮

記補注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阮元曰其校經文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愆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

明爲孔搗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龔麗正董增齡國語韋昭注疏斯亦有扶微輔弱之功云乃若

單篇通論醇美確固者蓋又不可一二數可謂盛已

論者謂清世經學之所由盛在於考證考證之所由精在於深通小學是固然矣往者臧琳教人先以爾雅說文嘗言不解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已導考證之先路至東吳惠氏遂以漢學植名戴震出律令益嚴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

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於是承學之士。聞戴氏之論。咸以小學爲治經入手。而從事于考證。其徒王念孫段玉裁。至專以小學名家。然小學通而精力已竭。無暇及於經學。王氏所爲廣雅疏證。段氏所爲說文解字注。皆小學一家之言。王引之述其父說爲經傳釋詞。經義述聞。此可謂經學矣。然仍小學之緒餘。但可資以說經。於經之大義無當也。下及俞樾孫詒讓。斯道弗畔。樾爲古書疑義舉例。雖辨古人稱名牴牾者。各從條例。使人無所疑眩。然離經學益遠。故餘杭章先生言。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又謂王氏述聞一編。誠多精詣。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可已者。其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驟聆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又謂信如戴氏所舉誦堯典之說。是古人三年通一經。今必十年然後通堯典。以是教人。則是以有厓之生。隨無厓之知也。先生精小學。且出曲園之門。而其言若此。蓋懼夫學者誤以小學卽經學。溺於其

中而不知返也。湘潭王先生亦云。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爲貴。此語雖近於諷。要亦有爲而發。廖平亦謂江段王朱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丈。諸家勘校。可謂古書忠臣。但學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又曰。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縷說語之政事經濟。仍屬茫茫。國家承平。藉爲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律。未爲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案廖氏之言。未免詆之過甚。然於小學家之弊。可謂盡之。夫漢書藝文志次小學於六藝之末。則以小學爲治經入手。其術本正。又自宋儒以義理說經。不復究心于故訓。舉漢人之師法家法而一蕩決之。元明以降。遵而弗違。元人株守宋人之書。明人復株守元人之書。小學之不講久矣。則惠戴諸儒之揭櫫小學以爲士林倡。亦實足以救空疏之弊。以小學所函形聲義訓之噴。又當久放不講之後。而欲通神悟達奧誼。其事良難。是段王諸儒殫畢生之心力於此。而不遑他爲。更不容施以訛謬。然而小學之業。至是已造其極。功成者去。諸儒旣運而往矣。後來者有轍可循。自當體諸儒津逮之苦心。以蘄至於通經畜德之大道。使猶旁皇歧路。罷老盡氣。上下而求索。則是以保氏勝衣所就之業。爲終身託命之學。將見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言。其不蹈銅聰明于無用之譏者幾何哉。